



鈍翁文錄卷九

嘉興金吳瀾臚青浦選刻

序

唐詩正序

詩風雅之有正變也蓋自毛鄭之學始成周之初雖以途歌巷謠而皆得列於正幽厲以還舉凡諸侯夫人公卿大夫閔世病俗之所爲而莫不以變名之正變之云以其時非以其人也故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嗶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

卷九

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詩固樂之權輿也觀乎詩之正變而其時之廢興治亂污隆得喪之數可得而鑒也史家所志五行恆取其變之甚者以爲詩妖詩孽言之不從之徵故聖人必用溫柔敦厚爲教豈苟然哉吾嘗由是說以讀唐詩有唐三百年間能者相繼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琬刻組續殆不免陳隋之遺焉開元天寶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家並起角立或出於豪俊不羈或趨於沈著感憤正矣有變者存降而大歷以訖元和貞元之際典型具在猶

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與自是之後其辭漸繁其聲漸細而唐遂陵夸以底於亡說者蓋比諸鄒曹無譏焉凡此皆時爲之也當其盛也人主勵精於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於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故其發之於詩率皆冲融而爾雅讀者以爲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訐在壑則戎馬之交訌政煩刑苛人氣愁苦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爲多最下則浮且靡矣中間雖有賢者亦嘗博大其學掀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訖不能驟復乎古讀者以爲

卷九

一一

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繫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污隆繫焉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豈足與語此吾友俞子無殊偕吾宗人周士晉賢用善詩鳴吳下其於唐也含英咀華窮揆遐覽殆不知其幾矣旣又差擇其尤者得若干卷統名曰正然則變者固在所不錄與三君子曰非也正者吾取之變不失正者吾又取之其他不足以感人心端世教則皆吾所畧也釐其人矣復審其音審其音矣復區其時期不失古風雅之旨而已予於是

聞而善之三君子雖不得生周之世及見太師采風與夫仲尼所以存三百篇之故然而毛鄭正變之學猶可藉是選以不亡則三君子力也

代青陽館規序

古之仕宦者自比長閭師而上其涖官行政皆不出乎鄉一鄉之中吉凶有無相調恤歲時伏臘縈醕飲射相周旋是何風俗之美也蓋其爲之君者有八刑三物之法以治其眾降而公卿以下有大小宗之法以序其子孫故能整齊而聯屬之凡所云敦族睦婣救災恤患者

卷九

三

莫不纖悉備舉士大夫生其時進而登於朝其比肩者皆吾親故也退而休於家與游於黨庠術序其相見往來者非吾親故又皆吾子弟也居者有禮讓之教愛敬之心行者無踣栖旅倉輕去其鄉之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不信然與逮先王之法不行而貴自仕宦下訖商旅不能不散而他之而京師爲四方都會往往交轂結衽鱗次而屬集雖其同邑共井之人親故子弟相距數千里之外者恆遇之於京師則所以整齊聯屬之者尤不可以無其道也於是一方之士大夫

規地作館而寓敦睦救恤諸遺法於其中蓋隱然以先王之治一鄉者行之豈非善復古者哉前明萬厯中吾鄉嘗置會館一區又鏤館規三十則於版比年以來傾圮廢墜日以益甚同邑孫君茂先懼無以整齊聯屬其鄉人也趨告予曰盍亟圖之予諾其請遂捐奉金若干以倡而孫君復身董其役不期月門屏堂宇悉還舊觀又增葺館規次第告成夫吾青陽之在江表也僻處一隅其俗素號愿樸類能以敦睦相教誠可謂美矣使一旦來游京師又皆循是規而守之至於吉凶有無歲時往還一本乎古之愛敬禮讓而未始有踣旅之歎雖不能不出其鄉猶爲不失先王之遺意也予故樂得而序之

卷九

四

代洪氏族譜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昔者先王之以親睦教天下也畫其田而井之設鄉大夫黨正族師比長以誠諭之願又聯之以姓立爲宗法使之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冠昏則告喪葬則赴歲時燕饗相率登宗子之廟而揖讓進退其間此王道所以隆也後之儒者

以爲大宗旣不可復矣不得已而思復小宗以存王道於什一夫俗之不及若也蓋已久矣親親之誼薄而歡欣愛敬之心微彼其視族之人也誠無以別於行路也雖其近在五世之內者旣死猶相爲服然特劫於令甲而行之耳非有惻怛悽愴出於誠然者也卽幸而存小宗之說虛名焉耳已文具焉耳已求諸先王親睦之教豈有當哉然則宗法其窮乎當夫法之始立也舉凡凡氏姓之本末子孫羣從之親疏遞邇枝分派別固不必系之以圖誌之以牒未有不瞭然者也自大宗小宗亡而

世譜興焉學士大夫之爲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吾先世自唐時始居曲阿一遷婺之官阮再遷休甯之黃石宋南渡後又遷洪原而族始益熾訖於今日散徙者不可勝計然猶莫盛於徽甯兩郡之間其昭穆蓋可考也予願集吾族告之曰凡父兄子弟之處於此者其遂忍視族之人若行路邪抑猶不忍也自今而往儻能守親睦之遺意而無廢先王之教則宗法雖不可復而洪氏之族庶幾猶爲近古矣乎於是方修家譜旣成予序其後如此

三代之時姓氏判而爲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以別昏媾氏以明貴賤後世合姓與氏爲一而言氏族者惟用地望以相夸詡此圖譜一局隋唐所以有專門之學也自譜學廢而先王大宗小宗之法蕩然無餘卽禮所謂尊祖敬宗睦族之本意亦屢有知者加以遷徙之靡常貧富窮達之不一故雖大家巨室往往不詳其所自出或以始遷者爲始祖或以仕宦於朝者爲始祖如吾吳沙氏亦其一也沙故籍大梁其上世譜系已不復存

卷九

六

明初有太醫院使諱福一者其子景銘來居吳門之長洲再傳而至處士公讓遂以治生起其家率其子若孫卜築虎阜之左一時亭榭之幽花木之邃琴壘圖籍之雄賓從往還觴咏嘯歌之樂甲於吾郡賢士大夫如吳文定公文待詔唐解元陸尙寶袁提學之屬後先交歡於沙氏沙之衣冠文物於斯最盛其父老皆輕財仗義敦長老之行其羣從子弟皆讀書息業恂孝謹無喪馬菑博遨嬉之過蓋大易所云積善之家是也當天啟中周忠介公方被逮士民起而羣毆旗校處士五世孫

舜臣以諸生抗論上官之前不撓不懼爲有司所指目
故尤以氣節著聞旣入本朝舜臣族孫衍中又首舉
於鄉由是其族之地望幾與三吳諸巨室相頡頏是譜
也創於經歷公綸闕疑徵信斷自院使父子始經歷則
院使元孫而處士之孫也其後又得經歷從孫懋德佐
其役橐凡三易乃就迄今又百餘年矣派別益分子姓
益以蕃衍舜臣之姪太學生恆銓虞其久而渙且疏也
復大合族人修之獨捐橐中金若干鏤版以行至於排
續事實採葺先世傳記誌銘之作則恆銓之姪雲起與
有勞焉夫然後昭穆以明少長以敘歲時蜡臘賓祀讌
醕之際斌斌秩秩俾院使後裔不致相視若塗之人然
皆譜力也予再四周覽以爲兩君子是舉能不失先王
尊祖敬宗睦族之遺意其知所本也夫其猶合於禮也
夫

汪氏族譜序

宗法之亡久矣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何謂祖別子始爲
大夫者是也何謂別宗子之適世世繼起爲大夫者是
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

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大夫三廟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貴且顯者以歲時旅薦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鬪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萃宗子

與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之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父爲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改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誦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

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爲吾父兄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調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腰蜡祭饗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

族譜後序

吾譜吾族而不言宗也抑有微意焉吾族繼始祖者爲適子處士公處士公之適子顯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異姓子則大宗之絕者殆三百年矣繼高祖者爲適子贈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

卷九

九

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爲後久之而始以己之幼子爲之後則小宗幾絕而幸不至於絕者又數十年矣然則吾之不言宗也微獨爲宗法不可復也誠大不得已焉耳又吾仲摺九有言曰譜牒之廢也廢於貧且賤者什之三而廢於富且貴者什之七富者或恥其家之衰落則扳援大族而強附之貴者或傲焉忘其先世之遺澤而過慮族人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逮也夫富者旣強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於是譜

牒雖存而真亡矣信哉斯言凡爲吾族者不可不深長思也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吾故述諸譜末以爲父子兄弟鑑云

具區志序

古揚州之境踰淮距海襟帶吳楚封域最廣而周禮職方氏所表爲州之藪浸者曰具區曰五湖則皆指太湖一水而言與他州迥異何也東南雖號澤國而水之大者莫逾於此湖故以太稱焉中流名山若洞庭東西若馬蹟者尤爲諸峯之冠入乎其中卽有平疇廣陌穹林

藪落環湖而家者不勝算也仰焉而升高則巖壑之秀麗雲霞之變幻者在睂睫之間俯焉而矚遠則波濤之出沒沙禽水獸之上下高帆大檣之往來隱見皆在襟舄之下至於魚蝦之利橘柚李梅果實之珍蓮芡芋栗菰菴之富甲於三吳爲商賈所輻湊臚銜肩負絡繹而不絕加諸巨人長德名儒勝流與夫士女之卓犖老釋之奇詭耀史冊而煒彤管者後先相望名爲湖山一隅而實則與都會比非小國寡民之所能幾也是誠不可以無志然而前之爲書者出於草創往往畧焉未備最

後震澤一編猶不免乎依據叢雜摺撫縫漏於是東山翁子季霖奮曰士君子不出戶庭知天下況吾生長其地而可使湮沒不著哉乃慨然發凡起例上參山海經下究太史公酈道元以來諸書旁及圖經地記稗史別集之屬左右采獲積以歲月其或未悉者自山郵旅亭僧坊肆壁荒區野冢殘碑斷刻父老之所傳聞縉衲之所記憶邇則策杖以求遠則挈舟以訪搜剔討論靡有缺遺既成示予予愛其典雅詳實成一家言遂應季霖之命序而行之季霖博學知名家多藏書尤善五七言歌詩所交率當世賢士大夫其長固不盡於此書而此書亦非藉予言然後傳者也

吳逸民傳序

陳子均甯爲人沈靜澹雅自少不汲汲於名利年未壯值明社旣屋卽棄諸生隱居東郊外婁江之上教授自給尤好著書凡三十餘年矣輯成吳逸民傳始仲雍訖金先生孝章共如千人蓋以自寓其志云予惟逸民之名原本論語而虞仲在焉按周初有兩虞仲一爲泰伯弟仲雍左傳謂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至今虞山上猶

有虞仲墓見陸廣微吳地記是也一爲仲雍後人史記謂武王滅商封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北吳是也孔子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泰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泰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泰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

卷九

十一

可疑者也仲雍雖翦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爲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夫未毀齒之時卽無日不背誦論語顧垂老而猶不得其解予之專愚甚矣然而質疑問難皆後進所當盡心也均甯好學深思爲吳中隱逸之冠其作此傳擴摭最博而去取最嚴發凡起例井然不苟必能講求孔子所以稱逸

後世誤世
後

民之意庸敢述此說著諸卷端而求受教於均甯均甯其毋以老諍棄我

篆隸考異序

古今之制不同也古人之所食者俎豆而世後更之以栝孟古人之所安者簟席而後世更之以榻按古人之所聽者箛管琴瑟而後世更之以箏笛琵琶古人之書其器則簡策其字則大小篆籀文而後世更之以縑紙與夫隸分行草風俗日流於簡易而人心日趨於靡薄此其不同之故所由來也使後世有王者作必欲盡廢

卷九

十三

一時之制而大復乎古非不美且善也然徒足以驚駭觀聽而實不足以爲治何則勢之積漸使然也今之學者乃區區守其一隅之見輒以小篆正隸文以大篆正小篆予往往惑之度其詭異非遂返諸科斗結繩之世其譏譏者必不止嗟乎此曲士之所尙而通儒之所不許也顧其間猶有不可不辨者蓋隸之視篆特小更其點畫爾其於周官保氏六書之法未嘗相盪也自輒近以來承譌襲繆絕不知造字之原委於是競行俗字而六書之法遂亡始則市井有之而繼則學士大夫亦然

矣始則私家簿籍有之而繼則經典詩文以訖章奏符牒之屬亦然矣小學之教不明而因循苟且者眾舉凡儒林藝苑皆不免於漸染流俗宜乎世之曲士得奮其一隅之見以相詆訶也吾郡周子敦甯博學而文慨然有憂之作考異一書發凡起例悉原許慎李陽冰徐鉉三子每字必加折衷先舉隸文爲主然後求之於篆而以俗字附焉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晰其是非至祥至細而亦未嘗有詭異之說故雖通儒不能難也韓退之謂凡爲文辭宜畧識字若救甯之學豈非識字之尤者與不必盡廢隸文而所爲小學六書之教藉是可以復相講明其有功於同文之治匪淺尠也予故序之以示學者采焉

畜德錄序

易大畜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體元默清虛猶天也艮山磅礴蔽虧若將蘊天其中而有之者故有畜德象焉然而君子法之必多識言行者非徒以夸多爲也蓋學者之所患惟在乎志之易靡也識之易昏也心之易窒而氣質之易入於佻且浮也志靡則

墮識昏則卑心窒則愚氣浮而質佻則流宕忘返其德之亡也久矣故必漸漬乎前言往行之中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期於深造自得而止夫然後靡者可立昏者可明窒者可通而佻且浮者可變化也是之謂畜德否則問學不澈其原而規規焉爲耳目之所囿辭章之所錮此坐井闕天者耳非艮山所以上蘊乎天也若吾吳洞庭東山席君文輿平居以仁厚居心以澹泊養口體以輕財樂施周旋親故而安輯鄉里其於君子之德亦既有其基矣顧又閉戶好書家所積書數千卷每擇

其尤切身心者手披口吟涵泳而師承之恍然有悟顧又以爲未也遂徧葺周秦以來迄於元明諸嘉言懿行凡二十卷名曰畜德錄以便省覽雖久病牀簣問猶倦倦編次未嘗輒易其所好蓋其爲人也不靡不昏不窒不浮其於所畜何如也君既歿將葬而其子獻臣出此錄示予受讀既訖喟然歎曰富矣哉此君子之所謂多識者也昔予嘗見宋儒所撰厚德錄仕學規範及名臣言行錄諸書殆與此錄相仿然其所編次類不越本朝諸賢未能若君之上下數千百年門晰部分最完且善

也予先以有德有言許君後之讀此錄者藉此以想見君之爲人則予之說不其信矣夫他若君平生事實與夫家世生卒之詳悉見予所爲誌銘中茲不復論祇論畜德錄云獻臣名永劼君長子也爲人甚文而清謹有君遺風今且孜孜校刊此錄若惟恐君之氏名無傳於後者予聞之顯揚先人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獻臣其近之矣故併附述以見爲德者之有後如此

吾門皇清詩選序

卷九

六

吾門孫子思九素以才學知名旣發爲舉業之文及其暇也復與知交以詩歌相贈答尤多清麗迥拔風流韶令之詞固已爲時賢所引重矣間又取其本朝士大夫及騷人墨客方外之徒之所作散見於世者彙而葺之以行其選旣成攜於邱南示予予未暇寓目也試問思九所以剛存去留之意知其用唐開元大厯爲宗則又告之曰古之爲詩者問學必有所據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師承無唐宋一也今且區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何其與予所聞異也且宋詩

未有不於唐者也楊劉則學溫李也歐陽永叔則學
太白也蘇黃則學子美也子由文潛則學樂天也宋之
與唐夫固若壘篋之相倡和而駟驢之相周旋也審矣
且吾子獨不見夫庖人乎均之肉也或切之爲馘或粉
之爲糝爲菹或捶而暴之爲脯烹之爲羹其若精若麤
若濡若乾之質不同也而味同其若酒若醪若糝若麥
若醢醢若桂薑所以佐之之味不同也而其爲肉則又
無不同一旦薦諸几席或嗜或否者何與此非肉之果
有異也蓋羣一坐之口與其齒舌爲庖人之工拙所易
故也詩道亦然善於選者其猶吳人之善爲庖者也於
以易詩者之耳目導其心志而轉移其風氣皆在是矣
洵如是也雖專宗唐之開元大厯可也而其爲肉則又

蘇齋集序

不同也而和同其甚醢醢若麥若

祇齋集者華陰王子宏撰字無異之所作彙而刻諸京
師者也王子旣與予定交因出是集示予予讀至孫督
師傳庭公傳往復數四輒爲慨然以歎淒然以悲也前
明崇禎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立門戶以相攻訐至
於國事之顛覆盜賊之蔓延中原秦楚之陸沈板蕩率

棄置不復誰何先儒謂揚之水閱鄭忽之無忠臣頁士終以死亡予於愍帝亦云當是時惟督師公慷慨任事所撲滅流寇不可勝計而卒爲宦寺之所搖撼政府之所把持不獲盡展其用以及於禍蓋督師公死而明之大勢已不可爲矣王子之爲是傳也其采輯情事既詳且核加以敘次簡潔有法頗得太史公傳傳靳蒯成之遺意所以不朽督師公者不端有賴於王子乎王子故嘗以山史自號觀其學識如此信乎其近於史矣今

天子方詔修太宗世祖實錄及前明史書逾年於

卷九

六

此行且考求徵聘之典網羅山林老成淹雅隱逸之士以廣儲其選使王子得給筆札廁身玉堂之中發凡起例是是非非不苟同流俗雖以之爭光日月不難而惜乎其布衣芒屨沉淪諸生間而莫之爲援也苟得一之鉅公出氣力以左右之其所撰述豈止是哉王子多諳前明故實尤好鑒別唐宋以來法書名畫平生爲文甚夥其議論馳騁今古悉有據依非苟作者於是顧謂予曰某將舍吾子西歸矣吾子幸以一言序其文予旣爲之序則又慰留之曰吾大以史事望王子殆未可以

西也盍姑弛橐少俟之
而物外閑吟序

盈天地間無往而非物也畏塵喧者激而至於閉戶自
以爲物外矣然而所暱者家室所御者琴瑟書冊几杖
之屬皆物也厭軒冕者放而入於南山北山之阻益自
以爲物外矣然而所聞者松風泉瀨鳥唳蟲號所覩者
層崖飛瀑異花名藥與夫麋鹿之往來田夫釣叟方外
之徒之出入凡此又皆物也極之爲達人之觀則吾之
一身亦物也安所得物外而逃之是故可以寓意於物

卷九

九

不可以留意於物惟其隨所寓而安焉夫然後不物於
物而能遊乎萬物之外無錫華先生子嘉頤然長身爲
人耿介自好年未壯而與其室析屋子然杜門者幾四
十年今年壽七袞矣華髮漆鬢朱顏郁然有老屋數椽
破書數千卷紙窗土壁煤幘塵榻意若自得者頗善飲
酒酒酣輒發之爲詩短章促節脫去唐宋人章句蹊徑
蕭疎遠寄味之別有異趣得若干卷署曰物外閑吟予
讀而加愛慕焉倘所謂不物於物而游乎物之外者與
先生少娶於周予門周子子瞻者先生之室之姪也數

過邱南乞予一言爲閑吟序子惟先生胷中浩浩焉落
落焉如大虛空塵情妄念消滅殆盡俯仰天地古今視
之與空華游雲野馬者不少異況於詩歌小技豈復以
苦吟相矜若近世詩人之爲乎然則先生之視萬物皆
寓也其視此吟亦寓也耳目所觸偶焉託興而已世之
人相競以錢刀相軋以名位方寸沉九浮碌碌風埃頽
洞中彼安能知先生之高且曠哉讀是吟者盍以吾言
求之

洮浦集序

卷九

三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斯言誠是也然而古之作者
其於道也莫不各有所得雖所見有淺深所從入者有
彼此顧非是則其文章不能以傳雖傳亦不能及於久
且遠自孔孟而下若莊騷若荀揚以訖於唐宋諸大家
未有不然者也而槩以小技斥之其可乎金沙曹惕咸
先生亦近世聞道者之一也先生既釋褐於同年生張
翰林天如友善其才名亦畧相伯仲而數爲黨人所排
仕宦不進歸而撻戶謝客以著述自娛爲學自六經諸
史旁及稗官野乘天文地理爾雅本草浮屠老子之書

無所不究繼又值甲申乙酉之變流離奔走感激憤懣
悉見諸詩歌古文詞時而爲太羹元酒時而爲火龍黼
黻或如虎豹之炳蔚或如魚龍之變幻或如鑼鼓之宏
音或如箏笛之繁響或如吟蛩嘯狖之淒清或如蛇神
牛鬼之詭怪卽奇以爲正化舊以爲新如怨如怒如隱
如排如莊語如寓言蓋其傷宗社之傾覆而慨身世之
此儻無所發據不得已而姑寄諸此也可以使後之讀
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矣顧猶自以爲未至也於是取蒙
莊華嚴兩書融而爲一作南華泚筆若干卷上採諸子

卷九

王

次援宗門諸語錄其詞雄偉辨麗愴莫可究詰凡數
千餘言如繭抽絲如車引泉原原本本悉叩其底裏而
出之不亦盡道之變而極文章之能事與昔賢謂文章
與道同一關捩然則以文人視先生而疑先生不知道
者夫已偵矣冢君持原琬之同朋友也橐先生集見示
堯峯山中屬琬爲序琬捧覽數四自分文旣非工而聞
道又淺其於先生所作不啻河伯之遇海若望洋而走
也爲之傾仰其人者久之倘得列姓名於集首豈非幸

哉

楊柳枝詞序

予按郭茂倩樂府有折楊柳詞凡四調其二爲橫吹曲則梁元帝有詩及古詞上馬不捉鞭五曲是也其一爲相和歌瑟調曲則默默施行違一篇是也其一爲清商西曲歌則月節折楊柳詞是也又有楊柳枝詞者白樂天尙書所製其詞皆咏楊柳本事詩云尙書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旣高邁而小蠻方豐豔乃作楊柳枝詞以託意曰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聞是曲問誰詞左右具以對因東使命取永豐坊兩株

卷九

五

植於禁中尙書感上知名且好尙風雅又作詞一章曰定知元象今春後御宿光中添兩星其後乾符五年薛能爲許州刺史令部妓少女作楊柳枝健舞復賦其詞爲新聲楊柳枝詞本末如此又按樂天此詞自本事詩所載之外復有八首中間或云洛陽或云館娃錢唐蓋不盡爲小蠻作劉夢得屬和亦然本事詩云云未可泥也今此卷倡和雖非專宗劉白然不可不知其緣起故錄於卷端以示覽者有考焉

王貽上詩集序

昔吳季子札聘魯魯人爲之歌齊歎曰美哉泱泱大風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而說者又謂齊音敖辟而驕志何
也予嘗誦齊詩自雞鳴已下凡十有一篇皆哀襄時之
詩爲多詩疏以爲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
然則所謂傲辟驕志者蓋謂變風也自太公以來四公
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
爲咨嗟太息其美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
時及其述詩而不錄齊之正風獨存雞鳴以下十有一
篇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予惑之舊矣予友王子貽
上世家濟南之新城新城故齊地也而貽上又工於詩
其人博雅好古習知六藝之文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
惜乎予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
詩緒密而思深間能自出新意從橫馳驟無所不可庶
幾盡破其所謂傲僻驕志之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
世復有吳季子札宜何如爲貽上咨嗟太息其美與抑
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
然則貽上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爲夸齒於於越
蠻荆之列故吳越荆楚之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

之七年始見於經自西漢以來然後吳之賢士大夫文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訖於今日號爲文物之地古今時勢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才學在吳人中爲最陋劣者然幸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爲詩而猶能知貽上之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歸也嘗乞予爲其詩序而予不暇以爲今者休沐無事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貽上爲予辨正其所惑焉

王子底詩集序

予讀風雅諸詩未嘗不喟然而歎也以爲當成周之隆

卷九

詩

諸士大夫彬彬然習於文學其能詩也固宜至於田夫壘叟婦人豎子知昏而質駑是皆不足與於詩矣而作者不絕何也蓋先王之教人以詩也爲之國史以采之爲之太師瞽矇以掌之爲之舞蹈之節以形容之爲之鼓柷擗敔簫管琴瑟之器以宣播之自國學而訖於家塾自飲射而訖於祈年蜡臘莫不有詩故雖田壘婦豎之眾一有所得舉能歌之成韻而述之成文夫誠深入乎其中日夜觀感激發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後世間亦以詩取士而其所爭不過聲調所尚不過排偶固已

異於成周矣逮科舉之業既改而詩以益衰於是其才且賢者亦嘗竭精憊神以力求其工然取而觀之猶多出於陵厲蹈襲之爲而不暇進及乎古豈非所教不存焉故耶然則士生其時苟能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可謂難矣嗟乎詩之爲道自後世言之此特文藝之一節耳故上不以此爲教下不以此爲習然而先王之世往往采之國史掌之太師瞽矇薦之極於宗廟明堂而莫或敢廢學者又從而尊之爲經抑何視詩之重如此與夫惟古之視詩甚重則以田疇之眾而舉皆能

卷九

五

之後之視詩漸輕雖有士大夫之才且賢者所以求之甚力而終於有不及此無他繫乎其教之者而已新城王子子底與其弟貽上皆以能詩稱於京師可謂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也予嘗序貽上之詩以爲能變易齊風今觀子底所作尤幽閑澹肆極其性情之所之而奄然一歸於正使子底力爲之不止又安有不及乎古者哉予蓋有感於世之輕視夫詩者故願與子底兄弟共起而勉焉至於詩教之所以興則非予三人者之所得與也子底蓋姑俟之

灌園詩後序

李子武曾將謀灌園長水之上乃命其友文子與也爲之圖京師士大夫聞之遂各賦詩以咏其事武曾輯成一卷而又命予爲之序予惟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恆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悅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遜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今武曾北游者逾年枯槁憔悴不獲已思得數畝之園灌之其謀則誠善矣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顧武曾所遇之時若此方且車轍馬蹏奔走衣食之不暇豈暇獨行其願也哉考諸是圖有室廬之華有花木水石之勝又有琴尊棊矢朋從往還之樂夫必待是而後長往度非武曾所能辦也武曾在京師落第落寡合平時相親善者惟吾輩三數人耳若予則又浮

沉郎舍意不自適雖使具區區饘粥之資以稍慰安武
曾而猶未之能繼況欲勉出氣力以助成其所願乎予
幾不知爲武曾謀矣姑狗其命予之意而告以斯言云

吳道賢詩小序

毘陵吳生善畫而能詩其畫山水宗北宋而五言詩則
出入中盛唐間旣以其稟示予予告之曰鄧氏有言其
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
曉畫者寡矣予於是知詩道之通於畫也試以繪山水
者論之李思訓王摩詰猶詩之有正宗也荆浩關仝董

卷九

七

源李成猶李杜諸大家也范寬郭熙猶唐大厯以後諸
接武者也郭恕先米元章之流往往於繩墨之外自出
胸臆是爲逸品其在韋柳之間乎唐詩之衰也自長慶
始北宋之畫之衰也自宣和始長慶之言詩也率皆巧
於命意工於措辭愈工愈巧以趨一時之風尙而詩於
是平始變矣惟畫亦然予雖不知生之畫顧猶能知其
詩其立言也簡其託興也長澹泊雋永庶幾乎韋柳之
苗裔者也微逸品殆不足以命之今生去游甌粵方且
航劍津櫂武夸登幔亭壺公諸峯而訪古僊人之遺蹟

江山名物所以助生者多矣生之詩若畫其尙可量哉
予姑俟其歸也而叩之

東西綺里詩選序

陳后山有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子美之於詩奇常新
陳無不好者后山可謂知子美矣雖然天下之物無奇
而非常也無新而非陳也求新於新求奇於奇牛鬼蛇
神未足與言奇也裁雲鏤月未足與言新也采目前之
景而道其意中之所欲發極流俗所刊落以爲陳者常
者一經子美出之而吳腐皆神奇平澹皆絢爛矣此其

卷九

美

所得固宜超然絕出於新奇之上者也而豈後人之欲
好者所能髣髴而頡頏哉虞升學詩始則兢兢持擇用
清新爾雅爲宗近乃雄邁縱恣捭脫羈束一惟子美之
歸夫甯沾沾求好者比與吾故以此告之雖然學子美
有道方子美之獻賦而不遇也栢殘炙冷而不懟被褐
跨驢偃蹇公卿問而不悔及其流離頓踣裴回奔走於
東西川也采茅粟以代稻黍種蒿菑摘蒼耳以當肥蠶
退與田夫墜叟爲伍而觴咏歎歌怡然自適雖有嚴鄭
公李梓州之屬爲之主而不相資緣附麗也惟其自守

如此故其發諸詩者才力氣魄老而彌健舉世推爲大家今虞升以盛年困於諸生居平雅負高氣絕不能從俗俛仰由是才譽徧東南而所遇日窮生計亦日狼狽舅氏侍郎公方負重望於朝士大夫樂從虞升游者踵趾相錯也顧虞升杜門自匿若恐以關說造請累其舅者其真子美之徒與使益之年而更加學焉雖欲自諱其詩之好不可得也

卷九

五

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歎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游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蹏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爨遺幣往往襍出於頽垣墜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恆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之巖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清湍縣亘而不絕至於菟園鴈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嘯而鴟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

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階而深
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暨酒人俠客賣漿
屠沽之徒藹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
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
鬼可歌可涕則其爲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
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
是而茂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
亦嘗跋躓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
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
游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
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
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壯其氣而開拓其
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
有媿於甫草多矣況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
爲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湘中草序

天之生才將以有爲也既已生之矣而又斬刈困折俾
爲之而不底於成何也於是後之學者儻愴憤懣無所

呼籲不得已而設爲天問天對無憯之辭反覆三致意於其中然猶未獲其解遂有謂天人之際漠然若不相涉者此柳子厚果疝癰痔草木之說也及其甚也又有謂天之於人往往愛不肖而忌才故其所培毓者恆在妄庸無知之倫而其斬刈困折俾爲之而不底於成者則必歸於賢若智此孔孟所以皇皇而顏閔以下亦訖於短命也蓋卽莊周氏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說而又加詭激焉雖其言未合於正然知其出於無憯不得已者決也子友湯子卿謀自少以才見稱當前明之季其

卷九

三

年甫弱冠卽用詩古文屈其輩行至於老師宿儒悉折節下之而卿謀已不幸夭死矣夫使卿謀不死必能得志取功名以自暴其畜積而振耀於一世卽使志不得功與名不偶而或僅享下中之壽鍵戶著書亦必能深造精微卓卓然追逐古人於千載之上而顧何以不幸如此也則所謂天者是已豈天之好惡喜怒果與物類相反耶豈物之有才者果不可出其長以爭巧拙成敗於天而勝之耶一何不免於忌才有如前說云云者也子滋感焉卿謀爲徐子公肅外舅旣版行其遺集而尤

予展成宋子既庭皆卿謀故人也復從而序之且命予繼其後予素知卿謀之才者也其敢默然已乎

苑西集序

卷之十 苑西集序

昔者興王之致治也莫不有左右心膂之臣仰備啟沃而次之則以文章爲黼黻治平之具如臯陶之謬歌於虞周文公召穆公尹吉甫之屬作風雅頌諸詩於成康之世皆是也前明萬厯後士習益陋斯文寢以衰蕪自我國世祖定鼎以來文治聿興於是聲教所被時則常熟錢尙書謙益太倉吳祭酒偉業宛平王文貞公崇簡

卷九

合肥龔端毅公鼎孳以文學倡導於前然後鴻儒碩士望風繼起訖於今上在御益加網羅海內英雋彬彬蔚蔚麟次屬集於朝廷之上大之發爲詔誥小之散爲詩歌繪繡錯施韶護並作往往媿美前古其間尤魁然傑出亟爲天子所迪簡而稱賞者則惟澹人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器識温茂才思敏捷問學淹洽既足以結主知慰輿望蓋十餘年於此當其入儔禁廷也諸凡宮闕苑囿之壯麗天球琬琰內府之珍奇法書名畫周彝漢鼎四庫之祕玩皆所饜聞而飫見及其出扈

警蹕也馳驅乎長楊羽獵之塲翱翔乎宣曲巡游之地
東謁孔林南探禹穴至於平沙廣漠崇巖窮障我 太
祖 太宗發祥之址與夫金戈鐵騎百戰創業之區皆
所跋涉而導從於以恢拓其耳目而發越其撫時懷古
慷慨壯烈之思宏篇短章間見層出上應 御制下與
士大夫更唱迭和宜乎其登作者之堂而獨爲 天子
所亟賞也邇者請告杜門編次篋衍所奔十之一二名
曰苑西集離爲十二卷以示琬豐而不失諸靡約而不
失諸促和平爾雅而絕不爲鈎章棘句之習雍雍乎有
垂紳正笏臺閣氣象焉昔元遺山論金源之文以爲宇
文吳蔡諸人非不可謂豪傑之士然皆宋儒之仕於金
者故大定明昌間文派斷自蔡正甫黨竹谿趙閑閑始
琬論 本朝詩文亦然若常熟若太倉若宛平合肥數
公雖或爲文雄或爲詩伯亦皆前明之遺老也後之學
者而欲求 清興五十年之間文章正傳非先生輩其
誰歸琬之立說如此以俟異時采詩者論定可也

使琉球錄序

使琉球錄若干卷中山沿革志又若干卷吾舟次奉使

時作也舟次在翰林既以特簡出持使者節聲名播於屬國踰年返命天子徵其沿道撰錄諸書遂繕此進御亦既藏諸金匱石室矣及其請急歸里四方士大夫素觀者甚夥舟次乃鋟之於梓而屬予序之予觀成周之制行人使適四方則必述其山川形勢之要禮俗政治與其語言風土物產之宜凡爲五書以獻俾天子周知天下之故諸如小史外史之所掌土訓誦訓之所道皆是物也然考職方輿地自王畿訖於若鎮若藩其服惟九則行人所記亦當不越九服之內未嘗有遠

卷九

書

及海外爲象胥所不及知鞮鞻氏所不及與而能加意撰錄如此書者也琉球自明初以來始奉正朔守職貢歲時往返不絕旣入本朝不懈益虔顧後先爲王人者往往跋涉狂波颶浪之中魄悸神駭延厯旬時甫至其國神魄未定率皆苟且從事不暇從容爲書間有作者又多樂道怪奇承襲論謬直等於郢書燕說耳異時議禮之家載筆之臣猝然有所尋訪而訖無以徵信雖道里土風猶不得附見簡牘之末況其世次之大者乎舟次丰度之俊偉才識之敏決文章議論之壯麗方爲

屬國所愛畏故有言必以誠告有事必以實應宜其爲此書也其搜輯也備其据依也詳上之可作輶軒之指南次之可備史家之筆削最下亦可爲四方士大夫考異聞述荒怪之一助惜乎周禮五書湮沒不傳於後世以予度之殆未能遽勝舟次之作也抑予聞皇皇者華之遣使臣也其詞雖繁而大約命之諏謀詢度以上報天子今舟次之諏詢者可謂至矣此書成而不愧王人之職矣

雄雉齋選集序

卷九

壹

江都顧子書宣介薛生孝穆過予邱南出示所作詩三百餘篇予雅聞顧子年雖少所交多名公鉅儒下筆言語妙天下而於詩尤工讀之終卷見其在予宗人蛟門比部齋中所唱酬者及其擬張文昌體祭蛟門者爲之掩卷喟然曰蛟門之視顧子其殆如韓退之之於孟東野歐陽永叔之於梅聖俞乎昔退之爲孟生詩也稱其有咸池之音繼又欲低頭下拜以雲自比以龍比東野異其追逐於四方上下間而永叔稱聖俞亦然甚且推爲詩老而自以爲不能望其惓惓慕好如此故當其會

合則以詩相遺言別則以詩相慰至於間濶之既久則感時觸物又莫不以詩相問勞筆墨未燥流傳四方至今存之集中爲詩人所誦說若蛟門罷官以來閉戶養疴之日多而宴集談笑之日寡至偕顧子唱和又加寡焉逮其論詩也相與講貫討論磨礪淬厲者不深造古人堂戶不止惜乎聚合無幾時而蛟門竟坐憂患愀然失志以歿今而後顧子年力益壯學識益博材氣亦益老著述方富當有數倍於此卷者顧蛟門則不及見矣春之日秋之夕飲酒長吟欲和而能唱者誰與欲唱而

卷九

五

能和者又誰與得毋有感慨歛歛如所謂不復鼓琴者乎此子所以歎也予自顧讜劣其習詩學也不專異時所見不逮蛟門遠甚蛟門序顧子詩旣以爲恢奇奧衍盤礴不羈而又推知其用意之深且廣遺言猶在識精而論公與韓歐陽之稱孟梅無異顧子其可以自信矣讜劣如予又何能別措一詞哉

鈍翁文錄卷十

嘉興金吳瀾臚青甫選刻

序

王敬哉先生集序

敬哉王先生不遠三千餘里示琬文集六卷琬受而卒業嘆曰富矣美矣琬聞之文者貫通之器故孔子有曰文不在茲乎孔子之所謂文蓋謂易詩書禮樂也是豈後世辭賦章句區區儷青妃白之爲與孔子旣沒漢儒收拾暴秦燼燬之餘修明講習可謂勤矣然而言易者

卷十

不知天人貫通之旨而溺於納甲卦氣之說言詩者不知王國盛衰之原而溺於四始五際之說言書者不知二帝三王所以致治之大本大用而所爭者文王改元周公踐阼之說至於禮樂又往往有其義而不知習其儀有其器而不知名其物甚則溷以圖讖禱以譌僞而孔子所刪述之文不晦卽亂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詩書禮樂諸經人之文也人之有文所以經緯天地之道而成之者也使其遂流於晦且亂則人欲日熾彝倫日斁天地之道將何所托以傳哉

嗣後陵遲益甚文統道統於是歧而爲二韓柳歐陽曾
以文周張二程以道未有彙其源流而一之者也其間
釐剔義理之絲微鑽研問學之根本能以其所作進而
繼孔子者惟朱微國文公一人止耳儻微文公論說之
詳辨晰之力則向之晦者幾何而不熄向之亂者幾何
而不泮滅蕩盡也然則使孔子之文踰數十傳不墜蓋
文公之力居多今距文公又五百年所矣而繼之者無
其人或有其人矣而琬僻處海陬猶未有見焉此所以
日夜流連太息不能無望於世之學者也及觀先生所
示其辭質而贈其義簡而明求諸文公諸書無所不合
於以輔翼傳注而疏通易詩書禮樂之文庶幾由文公
而遂溯孔子者與吾然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殆自孔子
以來訖於今如一日也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琬亦嘗好學深思力期從事於此固不敢自安
於不賢而氣昏質惰雖欲勉進賢者之域以求溯孔子
之所謂文而終不能逮也故願附名先生文集之末述
其所見以求正於先生云

卷十

十一

正希先生諱聲休甯人正希其字也中崇禎戊辰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歷官修撰至兵部右侍郎殉難死死
三十年而先生從子賈與其兄敦澄彙刻先生時文彙
若干首而命予序之予惟自有明以來國家令甲勅設
五經四子八股之業以爲進退士子之具當其盛也舉
凡魁人傑士與夫公卿將相戡定禍亂通達時務之流
胥從此出而其文章亦皆昌明博碩妙於語言爲學者
所宗雖名爲時文而求諸古人蓋未有不合者也沿及
神宗之末文體日益以壞而士習亦日益以變廟堂之

卷十

三

中門戶相角人主孤立於上士大夫朋比於下曾不數
紀遂蹙社稷而覆之嗚呼國運之治亂人材之賢不肖
吾固於時文驗之矣時文之靡爛詭異此卽五行傳所
謂言之不從之孽也顧先生於明季獨慨然以國事爲
已任敵隄兵間數被黨人所搯而志不少衰卒之建立
卓卓如此抑何壯也間嘗取其時文諷誦而紬繹之大
率以灑瀟之氣雄放之才沈幽峭拔之思馳騁上下於
思泉震川鹿門諸作而自名一家上之研極天人次之
講明經世有用之學而於前古盛衰治亂廢興得失之

故尤惓惓微寫其意而見諸議論翰墨之間闕其所得
視全盛時作者無異可謂瀟且厚矣惟其所得之瀟且
厚故能不爲威誅不爲利誘雖至於捐軀截脰以死而
曾勿之恤也先生之死豈世之小丈夫猝焉與患難相
徧所可得而遽辨者哉不然使用剽竊牽綴浮游不根
之文以徼幸功名於一旦其人若風中之蓬水上之梗
靡靡然一無足恃而望其異時之有所建立豈不難乎
此先生之文所以彌可貴愛也予故願縣此若干首於
國門以示學者云

卷十

四

龔紫樓文集序

嘉興李君明遠其先世都運公以乙科起家累官至兩
淮運使嘗受業顧端文公習其風流餘韻中朝爭以東
林黨人目之歿而錢尙書牧齋銘其墓稱公少而其詩
多名章麗句爲文人長而淹經術負經濟爲通儒晚而
廉辨幹達爲能吏其見推服如此於是君以諸孫與其
再從兄曉令繼之皆用文學有聞於東南又皆游牧齋
及張翰林西銘之門是時文社方大熾君兄弟又張氏
高第弟子世居長水之上四方好事輕舟過長水詣門

投謁者連日夜不絕而曉令尤重然諾性剛直好嫚罵由是爲怨家所中屢傾其產千金曉令旣歿有子斯年武曾才名相頡頏其年皆少於君君則復以所長角逐其間垂老猶不少倦予嘗歎長水一隅之地居人僅數千家而李氏百年之間科名蟬連衣冠都雅其子弟耳濡目染無不自澤於學者何其盛也君雖軼軻不偶然自少家居則有都運公爲之祖有曉令爲之兄在外則有牧齋西銘與其同門諸名士爲之師若友故其學易進而其聲望易起最後復有斯年昆季爲之族子晨夕候問起居相與倡嘯詩歌研磨古文辭之曲折遂以是娛其老而忘其貧則君之所得者不可謂不厚且幸矣武曾在京師尤善予君以武曾書造予堯峯山中屬予序其文集且追述社中諸故事娓娓可聽予謂君之詩文旣行於世四方士大夫必有讀之而知君者至其家世問學之原委則讀者未必能盡知也予故次其始末以復於武曾而寓君俾冠諸卷首焉

喬石林賦草序

先是天子旣下薦舉之詔四方搢紳降及山林韋素

之士咸集

闕下諸以才藝相炫耀者甚眾而中書喬

子石林尤能絕出其輩行當

御試文賦之日侍衛諸

近臣環列左右他人方濡墨屬稟作囁嚅瑟縮狀石林則已展卷疾書千餘言立成起顧日曷猶未昃也琬與同試者旁睨其所爲未嘗不太息折服旣而石林名在第五琬亦濫廁五十人之列奉旨授翰林院官將其入史館有日矣於是石林盡出平時所擬賦草示琬凡如千篇琬受而讀之見其命意則根體要摛辭則趨雅正故能麗而不淫典而有法信乎其華國之選也或謂賦家宜於侈靡史家宜於簡直二者之學不同今使石林以賦才司纂修得毋用違其長與琬曰非也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之所謂大夫者求諸周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之屬皆在焉不必其無兼才也劉向揚雄之於漢也蓋嘗葺天漢以後諸故實訖於元成哀平以續史記矣及考其騷賦之作則又卓然有名如向之九歎雄之長揚校獵反騷諸文是也世稱班固漢書文瞻事詳過於史遷而東西都賦則又敘述山川之險都邑之雄宮闕掖庭之麗而究歸於靈臺辟雍明堂風化之

盛其辭閱深瀨衍雖後有作者研思十年亦不能稍加
焉孰謂長於此者必不長於彼與石林之爲良史才吾
卽以其賦知之矣抑琬猶有感焉昔賢歎爲賦乃佻史
遷亦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二者之學見輕於前
代如此比者天子恢張文治尊崇儒術其於薦舉諸
臣往往錫之以金粟勞之以饗燕繼又寵之以清華絕
非前代所及使盡得石林輩兼才以應之是誠可以不
媿顧琬則非其人也蓋自予告以來才華刊落舊聞放
失旣不能出駢四儷六之辭以續騷頌又不能網羅勝
國之典章上下二百七十餘年之人物以資筆削乃欲
步趨石林之後塵其能勿汗顏而揆手乎方惴惴然以
上羞朝廷下貽藝林之玷爲懼宜乎讀石林諸賦而
不勝其羨且慕也遂授筆序之不獨暴揚其賦心之工
亦欲以史才之良如揚班比者厚致望於石林云爾

願息齋集序

義理之學一也經術之學一也史學一也辭章之學又
一也學至於辭章疑若稍易而世之文士終其身儻精
竭神於中卒未有造其全者杜子美之詩舉世宗之號

爲集大成矣而無韻之言輒不可讀蘇明允曾子固皆
不長於詩子瞻之於詩若文雄邁放逸其天才殆未易
幾及而倚聲爲小詞則不如周秦遠甚儻猶輪人不能
造弓巧人不能操斧斤以斲櫨椽也惟其億精竭神於
一藝夫然後可以盡其變而入於神且化所謂藝之至
者不兩能與若吾友徐子竹逸則不然徐子與子同年
生問嘗聚首都下旣而釋褐永昌推官別去踰二十年
始復相見於吳門出其著述凡若干卷予受而讀之其
詩歌甚工也古文辭又工至如酒闌游戲屈其體格以

卷十

八

見於小詞則又工古人之所難徐子之所易微獨其才
識氣力有以捷出乎眾也蓋徐子家世義興生長山水
與區若銅官善卷張公汎里之勝固已飽聞而飫見之
矣及其奔走西南諸徼則又舉危崖峭壑重淵修阪魚
龍之所都虎豹蝮獐之所穴與夫箐谷之窅深花木之
秀麗蟲鳥羽毛之怪奇媚好者無不閱之於目擊之於
心而發之於文章加以宦遊不達則又裴回險阻吁嗟
輒軻撫時觸物幽憤悱惻之思生焉故其所作類皆得
江山之助者也抑予聞之道成而上藝成而下予與徐

乎皆老矣予年五十有九而徐子又過之顛髮皓然顧
猶角逐辭章精憊神竭而不知返夫亦遠乎道矣盍相
與刊落膚華棄捐楮墨以進求其上焉者乎是則有先
儒義理之學在今而後願借徐子勉之

白石山房彙序

在昔有宋之興也同時以文章名世者世必推歐蘇曾
王四家而歐陽文忠公會文定公王文公皆出於江右
於是江右之文章衣被海內遠近莫敢望焉蓋其名山
大川深林層壑逶迤旁臆之氣蓄久而不洩然後發爲

卷十

九

人傑如歐曾王三君子者是也嗣後人文蔚興訖於明
季兵燹之餘文獻漸以衰謝其歸然以宿德重望冠冕
江右者莫如侍郎石園李公今文饒先生則侍郎公之
次君也方侍郎公受知我世祖迴翔卿貳先生年尙
髫齡卽從游京邸入則奉教於侍郎公出則與四方名
公偉人相延接未嘗不趨其下風而聆其緒論諸如國
家之掌故古今之沿革一時之人物臧否微而天人性
命毫芒之辨顯而禮樂政事治忽之幾蓋悉已洞諸指
掌而瞭然於胸中矣侍郎公之配米夫人則又素嫻吟

咏日夜借公唱和先生居家庭之側往往親承指授耳
濡目染日以有得及以高第揀入翰林讀書玉堂之中
扈蹕交戟之內其才益高學益博見聞益雄濶宏肆每
著作一篇出士大夫必相傳頌以熟蓋先生之在二本
朝不啻歐曾王三君子者之在有宋盛時也去年春
天子特簡先生視學東南先生課士之暇哀其所爲白
石山房文藁凡若干卷郵書示琬且曰吾子宜爲之序
琬惟古人之於詩若文也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居
廊廟者長於臺閣守布素者長於山林殆莫能相兼也

卷十

十

先生則不然當其代言應制美盛德之形容効太平之
潤色大者敷腴而有則小者簡核而有章元若春華爛
若文錦斯誠得臺閣之體者也至於登高臨遠感時惜
別緣物托興撫事懷人則或淋漓盡態或激昂多姿窮
哀樂之變而極刻畫之工其於山林諸體又加長焉前
人所不能兼者先生顧獨得而兼之假令歐曾王三君
子者復生於今世俾先生出其翰墨發舒其所以與
之馳驅角逐吾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琬老矣後先請
告者踰十有七年窮邨僻壤之爲居而田翁社父之爲

友雖間有所作亦祇知山林而已其於所謂臺閣者雖
億精竭思未能窺及其堂奧之萬一故滋歎服於先生
之有兼長也而樂爲之序若先生造士之勤泣政之肅
持躬之介且峻則有都人士之歌頌在不及贅云

筵步詩集序

唐詩以柱子美爲大家宋詩以蘇子瞻陸務觀爲大家
此三家者皆才雄而學贍氣俊而詞偉雖至片言隻句
往往能寫不易名之狀與不易吐之情使讀者爽然而
覺躍然而興固非餽飭雕畫者所得彷彿其萬一也吾

卷十

十一

友徐子泰初爲吾師致公先生季君年雖少而材器穎
敏以翩翩貴公子顧不墮純綺裘馬之習循雅自愛善
於屬文數見賞拔於學使者又以其暇發爲詩歌小詞
皆出入三大家之中沈酣濯磨不已故其句法字法森
然悉有來處寔爲大江南北諸名士所稱許誠吾師克
家之子也今年夏來游吾門吾叩其學譬之繰絲引泉
愈出而靡窮讀其所贄筵步詩集其麗也如初霞之映
朝陽其秀也如寒潭之印秋月其蒼然而古也如喬松
之旁挈直上繪畫之所不及也吾見其進而不止則又

如枿木之春榮而潮汐之晝夜涌也平時得力於三大
家之法深矣雖然詩之有法凡以求工也吾之告徐子
者其在捨法而超然上之乎蓋徐子知進乎法者之工
而未知忘乎法者之尤工也苟忘乎法則與承蜩弄丸
郢人之運斤庖丁之解牛無異蓋技也抑有道焉如是
而汪洋闊肆左右逢源雖與子美子瞻務觀三大家者
並驅先後以傳於世亦不難矣

蘇合董御史文集序

卷十

十一

往時君爲御史與予及葉尙書子吉李僉事元仗之屬

凡數輩聚於京邸以詩歌古文詞相磨礪甚樂也君嘗
延合肥龔端毅公宴小閣中予得與焉三人者促席劇
論上溯掌故之沿革下及文章之正變娓娓至丙夜不
休公擊節大喜爲舉爵無算肴核俱盡君出齏籩佐之
酒罷則晝漏上十餘刻矣當是之時端毅公以文教主
盟於上予黨數輩復左推右輓其間故四方人士無不
知玉虬之詩若文者旣而君以直言左官歸里予亦引
疾請告毘陵距吾地不數舍顧予僻居山村音問稀濶

雖一再訪君於虎邱不復能論文如京邸時矣去年秋

君便道過予草堂出其所撰楊將軍賜物記且指且諷
意頗自得自言病脾不飲惟數啖其所攜藥物而已予
窺君容色甚旺以爲雖老而未衰也而君竟以脾疾不
起其孤某葺君遺文若干卷請序卷首君自少博聞縱
攬諸凡杜韓名篇蘇黃快句一一成誦在口尤酷嗜左
氏司馬氏歐陽氏之文予在京邸見其所鈔史記勾乙
段落蒼藎成文悉井井有法故其發諸翰墨或流宕奇
肆或艱深典奧不名一家晚歲潛心三禮之學眾言淆
亂必折而一之譎謬相承必釐而正之未嘗苟同亦不
爲苟異集中所載經說猶班班可考惜乎不假以年而
遽歿也予小於君僅一歲衰疾方甚下筆不數行輒頭
岑岑欲卧其能敘君之文乎追維往事相去幾二十年
端毅公宰木已拱其他數輩論文京邸者亦十無一二
在矣杯酒笑談之雅悅然夢寐有足慨者故不辭其孤
之請而聊述梗槩如此

春草軒小橐序

處士君諱遠臣字孔輿姓華氏世爲無錫鉅族少孤而
貧事其母以孝養稱長而習舉子業且潛心先儒義理

之學明祚旣訖遂歎息曰先儒有云學道而應舉譬諸
避人而入市也於是絕意進取大肆力於詩文來吳門
徧從前明士大夫游遨靈巖鄧尉間所賦詩益多名春
草軒小橐未及版行於世也旣歿之十有九年見夢其
子佺曰若方鋟吾詩宜乞汪鈍翁序之佺是時已棄儒
初不知鈍翁誰也寤而歷訪親故知其爲子因介中表
周生子贍詣予請序予讀其詩氣平而語和不失古詩
人之教非若麥秀黍離感憤怨懟者比信乎可傳者也
雖然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

卷十

四

喜曰懼若華生所夢於斯六者果何徵耶詩文小伎學
道者恥爲之君墓木且拱矣而猶惓戀不忘耶當君之
生也與予氏名不相諳聲問不相接未嘗有杯酒硯席
之雅及其歿也而顧知之地下耶予之窮於世久矣杜
門空山士大夫好予者無幾而君之靈爽乃獨愛慕如
此耶豈鬼神所好惡視人世遽相逕庭耶予不幸少學
古文辭晚而衰病荒落自分且湮滅無聞焉若君之所
作顧已藉藉騷人逸士之口反欲託予之餘波殘馥然
後能不朽耶是皆未可以爲信也抑聞之知道者曰生

猶夢也死猶覺也君既覺矣而予方十沉九浮於碌碌塵墟之內顧令以夢中之語傳覺者於不朽則君之爲計左矣特以生之來請也其辭也哀而思傳先公之詩其志又甚確易所謂子克家者也予故不能嘿嘿云

問亭詩序

問亭先生固我太祖高皇帝之曾孫而世祖章皇帝之再從子也嘗出其所賦詩歌一編授簡於琬命爲之序因復於先生曰文者道之興而詩又文之菁華寓焉者也昔者周公召公皆以周之懿親夾輔王家翼亮

卷十

五

數世若文武肇造於前成康丕承於後誕集大命以詒後之人實惟二公左右厥辟當其時僂力協心罔不夙夜故能使盛德大業爲周室冠宜無暇求工於一章一句與學士大夫競能角長審矣然而考諸詩小序幽風七月鳴鴉東山周公作也小雅常棣亦周公作也大雅公劉洞酌卷阿召公作也頌清廟烈文諸什又周公作也其旨婉其思深其辭春容而典麗後之學者雖欲規模而則效之不可得也夫德業盛大旣如彼詩歌典麗又如此一何其有兼長與蓋文以載道周召所得於道

者深斯不求工而無不工也今 天子倡右文之治昭
示薄海內外方欲舉末俗而返之成周故於萬幾清閑
屢出 御製炳炳烺烺譬諸列星二曜垂象無極於是
化之者近自本支遠暨臣庶率皆竭蹶於藝苑回翔乎
文圃擿華擷藻應之若響而先生則尤 王家之卓爾
者也其學貫穿經傳錯綜典故而又深研性命之指博
求天人之源先生之於道也琬誠愚陋不足闕測其所
至若其近體之清新歌行之雄放所謂載道之言之工
亦旣傳誦而屬和其一二矣顧此豈足以槩先生哉先

卷十

六

生位雖尊養雖厚然猶未及見用且復恥於求試故其
長隱而靡耀耳儻 天子迪簡有道之佐一旦得以謔

親出寄心警重任用俾恢張至治措天下於乂安然後
盡發其所工者上之作爲雅頌以奏諸 郊廟施諸燕
饗朝會必能鋪揚先烈美盛德之形容次之采風謠陳
勸戒惓惓反覆三致意焉亦必與豳風七月者比由此
進廁周召三公之間誠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美哉斯編
其殆始基之矣琬雖病且衰謹拭目以俟願覽觀先生

制作之成焉

旅行日記小序

晉賢逾江省其外舅於巢往返凡若干日同行者爲周子青士相與賦詩若干首合爲旅行日記一卷予平生雖未嘗至巢然記中所載如南徐如廣陵如眞州皆予束髮以來奔走南北所習游之地而白門鳳臺則又嘗承乏奉使於此文章政事之餘弔金粉之故蹟訪王謝之風流上下俛仰宜其發爲詩歌以稍攄其蘊積顧才拙而思澁先後見諸紙墨者蓋寂寥無幾也今觀兩君子吟咏之富能無媿乎當晉賢之往返江上也賓朋親故相踵登臨酬酢相錯由日記考之疑若無暇晷者而兩君子從容跌宕贈答倡和於其間口占手錄比於宿構至其意思之清新章句之工麗則又皆不爲苟作此予所尤媿者也俞子無殊言晉賢方戒期深秋將偕二三子由長興汎二汰探張公善權諸洞籃輿畫舫匏尊竹杖嬰游山林泉石之中其境益勝其所得之詩亦當益加恢奇予非獨媿之而已實不勝歎且羨焉姑附數語於日記之末而又執筆以竣

綿津山人集者牧仲宋先生自名其前後所爲詩也先生以文康公冢子自少嶄然頭角綽有聲譽其稍長也以侍衛往來殿廷文戟之內進則長楊校獵宣曲馬射未嘗不扈從其間爲世祖所賞識退而侍文康公側賓接名公鉅卿熟習其言論風指耳濡目染用是鍊達累朝以來典故之沿革文獻之盛衰所以資其見聞者旣至旣而從事宦游南臨江淮北俯碣石所過名山大川長林峭壑無不往探古今金石之刻鼎彝之器經史百家之學以訖法書名畫無不探覽隱逸之谷耆舊

卷十

六

之廬與夫四方騷人寓公之所在無不延訪而折節所以拓其習次而陶育其性情者復久且深其志愈充其氣愈下於以發爲詩歌其長篇雄變如蛟龍之幻化其短章秀傑如珠玉之瑩潤甚至聯句角勝則寫難狀之物而吐難言之情如傾江倒河益注而益不窮洵乎其才之高學之宏而養之裕也吾聞之也非才不足以應粹非學不足以馭才非養不足以蓄所學若先生之爲人固已光明而俊偉博大而醞深及其達於政事也廉而不劌巖而不苛拊循吏民煦煦慈愛而不失之姑息

當其蒞吳僅四閱月耳裁決簿書勾稽金穀往往至丙
夜雖精銳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姦宿蠹俯首側足亦率
不敢旁睨考其設施則詩歌特先生餘事也故能以其
閒與賓客置酒贈答方揖讓筆談之頃落筆如風雨他
人未及構思而先生數百言立就矣苟非賦才之高而
又佐之以學深之以養必不及此夫豈屑屑焉摘章績
句僅以詩人自矜者所得而侔哉昔文康公以漁陽開
府進登宰輔今先生繼之復開府江右出爲股肱之臣
入必爲心膂密勿之佐遭時遇主紹揚前休行以廢
歌諸什被管絃而施郊廟當有數倍於此集者譬之五
星之麗天芒寒色正方與日月齊曜甯特於文康公有
光而已先生出此集命予序之予衰朽無似豈能窺見
著作之原委姑述其梗槩云爾

拾瑤錄序

學之所尚不同義理一也經濟一也詩歌古文詞又其
一也談義理者或涉於迂疏談經濟者或流於雄放於
是咸薄詩歌古文詞爲小技而不屑以爲自漢以來遂
區儒林與藝苑爲二至宋史又別立道學之目卒區之

爲三矣予謂爲詩文者必有其原焉苟得其原雖信筆而書稱心而出未嘗不可傳而可咏也不得其原則釘釘以爲富組織以爲新剽竊模擬以爲合於古人非不翕然見稱一時也曾未幾何而冰解水落悉歸於烏有矣是故爲詩文者要以義理經濟爲之原朱微公固理學之祖也而其詩文最工推南渡後一大家唐之陸宣公李衛公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之流其勳名在朝廷其聲望在天下後世宜乎不屑於詩文矣然而議論之卓犖詞采之壯麗五七言小詩之雍容爾雅至今讀其

卷十

三

片言隻句猶莫不想見其風采而企慕其人然則區道學儒林藝苑爲三此史家之陋未可謂之通論也定州郝雪海先生自少博通諸家日夕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溯流窮源洞見根柢既謫鐵嶺者二十餘年益潛心宋儒諸語錄始於居敬窮理而歸諸躬行心得故其所養日邃所發日宏平居讀史則有史斷闡發孟子則有孟子章句序是蓋合道學儒林爲一者也旣又取先生所作詩文而卒業焉窺其旨醇正而渾厚攬其詞清潤而雄暢一切撫時觸物跌宕感慨皆於是乎見之雖

號爲詩文專家者或未之能逮也殆又合藝苑與儒林
道學爲一者與然則若詩若文謂之學者之緒餘可謂
之小技不可觀於先生所作斯知其原之有自矣先生
事功駿偉不在宣公衛公之下嘗密疏劾吳三桂尤有
古豪傑風已備見於誌銘俱不及論但論其學以序拾
瑤錄云

見山樓詩集序

關西退菴楊先生自安慶郵所作見山樓詩集凡若干
卷以示琬琬伏讀數四其詩出入魏黃初唐大厯間絕

卷十

五

不蹈時流蹊徑舉凡登臨眺矚往還贈答率皆指深思
遠尤多清麗雄邁警絕之詞非騷人墨客所敢頡頏者
也蓋琬之服先生舊矣方先生之在西臺也吳逆三桂
適以王爵鎮滇南中朝不知其異志假以便宜而先
生獨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不臣逆挫其萌芽者甚至
先生雖得罪以去而三桂知朝廷有人十年之間遷延
瑟縮不敢驟發者誰爲之哉蓋先生力也琬故服先生
之敢言與其先見既受特簡之命建大中丞節於安
慶安慶控江南上游素號重地先生之德長厚而樂易

故施諸政令也簡其心慷慨而敏決故措諸規模也宏
一旦盜起武昌蹂踐黃之諸屬邑黃與安慶爲鄰盜顧
懼先生威名不敢稍侵某境先生聞警亦嚴飭樓櫓甲
兵戰守之具示以有備羽檄稍暇卽飲酒賦詩不輟略
如承平無事士民莫能窺其淺深當斯時也吳中訛言
踵至市井不逞之徒汹汹企足揜臂以待而全吳訖能
晏然安枕者又先生力也琬故服先生之靜鎮與其有
勝算然則勳名赫奕方在士大夫口耳間區區詩歌之
學流連景光雕績章句先生豈藉是爲重者故顧其去

卷十

三

官里居也無懟憤不平之意及其建節茲土也亦不色
喜其見之五七言詩往往忠厚悱惻至於愛君憂國諄
諄然三致意焉琬所謂指深思遠者是也昔在小雅旣
推吉甫爲萬邦之憲而大雅嵩高之卒章則曰其詩孔
碩其風肆好烝民之卒章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何
其言之重詞之複雖吉甫所作一詩亦爲之咨嗟曠賞
不一而足也蓋大小雅所舉南仲方叔召虎其人非不
優於事功與吉甫相配然而文章名德卒未有過吉甫
者今琬於先生亦云深願掛名集末附先生以不朽故

先生命之爲序遂不辭而序之世有知先生者當知琬
非溢美爾

緯蕭集序

商邱故宋地也宋之爲國雜見於春秋戰國策史記諸
書而班氏獨稱宋自堯舜湯以來其人重厚多君子猶
有先王遺風訖今距宋有國時閱二千餘歲生其地者
鉅公名儒大都以勳業道德相高尚而其次亦雄駿瑰
瑋風雅不羣之才後先相望與班氏言多君子者合故
予夙昔師友率四方賢豪長者而所最厚善者必推宋

卷十

三

中如牧仲先生其一已先生之次君山言胚胎前光濡
染庭訓齒長甫燥卽有聞於中原數從先生宦游徧交
南北知名之士相與磨礪討論爲詩歌古文詞不極其
源不止始予在史館見之睢州湯先生潛菴坐上丰采
魁梧揖讓語言恂恂謙下而頗露爽邁磊落之槩潛菴
指而目之曰此善承牧仲家學者也顧予猶未知其工
詩及得牧仲先生雙江集則山言詩實附其中所和彭
蠡望匡廬一篇氣雄詞警下筆驚人予始爲之歎服猶
未知其他詩之悉工也自先生開省吾吳與山言相見

署中盡讀其詩藁所謂緯蕭集者往往清麗雄偉備兼
眾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高古至於聯句之作用韻妥
貼使事變化尤類牧仲先生乃知潛菴所指目者可信
不誣也洵乎君子之人君子之文哉昔孔子刪詩不列
宋詩於十五國之次或謂商頌卽宋詩也以其王者之
後故尊之爲頌然而變風終於缺如使孔子復生今世
倘得見先生父子之所撰著其能不採而登之於風以
補其缺乎世之讀宋氏詩者亦知此否也

來虞先生年譜後序

卷十

詩

從祖祖父來虞先生歷官幾三十年始在工曹卽用職
守忤巨奄陳永壽汪懷德幾至得臯是後在粵藩又忤
魏忠賢閑住當先生立朝於諸黨人絕無所附麗及其
臨事輒不冝撓誦如此嗟夫熹宗之季士大夫媵嬰無
恥爭以媚奄爲事交結之不已繼之以贊導贊導之不
已繼之以頌美擁戴而建祠之議遂起蓋自浙江巡撫
倡之薊遼總督應天巡撫輩和之是時主票擬者崑山
元城兩相公也相與造爲駢麗揚詡之辭應答如響於
是凶德參會而生祠遂徧天下矣假令天不悔禍則九

錫勸進之文必出此曹手筆前明之宗社又奚待揭竿
斬木之徒乘間歎聚而始覆亡哉顧先生以一外僚屹
然撐撐其間用能夾輔撫按率厲寮屬嚴禁境內不得
擅建生祠卒使逆奄之黨如陳嵩者斂跡屏氣而不敢
出聲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先生之爲人豈非人心風俗
所重賴者與否則亂臣賊子相隨屬而彝倫或幾於息
矣不亦大可畏耶逮至先生暮年雖復見搯於用事者
屏置海外以歿而高風偉節訖今傳述於吳越人士之
口彼媚奄者流上之旣已伏法朝甫次之卽幸免歐刀
獲保腰領於牖下而兒童走卒販夫餅婦猶能羣焉指
斥其氏名藉藉唾罵不止然則賢不肖之相距其所得
孰多也觀此譜者微獨吾族羣從子姓宜謹毋忘先生
之遺懿相率起而師之以求繼美於世卽凡百有官君
子儻亦當奉之爲楷摹爲龜鑑且以俟太史氏有事明
史者采擇其一二以備實錄起居注之缺遺不亦可乎
譜爲先生第五子沂州公所輯先生歿時沂州公尙少
今距先生五十年獨力攬撫凡再脫橐而始就嘗莊語
琬曰吾之爲此也文直事核庶幾可以傳信後人琬歎

其誠然也故并著之

先大夫詩集後序

先大夫字元御自號玉淙居士明天啟丁卯科舉人
皇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年十六而孤二十而補諸生
二十四而舉於鄉越明年崇禎戊辰試禮部不第歸逾
二年而病咯血又五年而歿年三十有一是時琬兄弟
方幼未知恪守先大夫遺書也稍長則繼以兵燹播遷
流離蓋手澤之散軼者十及二三矣惟是編爲先大夫
所自定琬雖遭患難輒攜以從先宜人幸而不懼於盜
賊不毀於水火故至今留巾箱中嗚呼自明萬厯之季
吳下能文章家莫不祖公安而禰竟陵而先大夫之詩
顧獨不溺於風尚如此今者直 國運休明肇興文學
之時名公鉅卿類能以起衰振靡自任然則詩教其復
昌乎儻觀是編必有知先大夫之志而深悲其早世者
先大夫庶幾不亡矣

寓廬十咏後序

元年正月予方得張氏園居之半以爲寓廬不逾月北
上遂作絕句十章咏之且命兒子筠稍葺治之既而歎

曰張氏爲此園幾世矣當其初構之始夫豈不欲貽諸子若孫哉而卒委於子試觀夫壽簾綺竹蔓延而蕪蕪孰非向之佳華美卉列植而灌溉者與荒谿斷塹石將傾而水欲涸孰非向之曲徑平池周視而經營者與頽垣破瓦麴黽之所穴而鳩雀之所巢孰非向之雕欄畫棟羣萃而管弦歌舞者與主人之去留無時而人事之盛衰乘除有數則予之得此廬也殆不啻鄭人之夢蕉鹿遊子之栖旅亭也雖名之爲寓無不可者嗟夫凡吾之所謂寓者固不獨一廬而已彼夫富貴皆寓也故堯舜有之不爲泰許由支父辭之不爲高形骸內外皆寓也故佞僞得之不爲壽顏淵殤子失之不爲歿古之有道者往往柳生其肘而不惡曲偻發背跣躡而行而亦未嘗恥之蓋恬然忘其所寓而游乎方之外者也今予顧不能舍是窩廬者而沾沾焉咏之是不亦贅矣乎

擬明史列傳自序

世之言史者莫不競以史遷班固范曄三史爲宗顧猶不免後儒之評議議史記者則謂項羽不當本紀也陳涉不當世家也龜策不當列傳也五帝世次不當顛錯

也六經傳記不當割裂也稱孔子者不當但言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也議班固者則謂五行志不當蕪累也古今人表不當乖名而亂體也孺子嬰不當書於王莽傳也西楚所封十八王不當載於異姓侯王表也遷雄傳不當取其自序也嚴延年傳不當以子貢冉有比也議范曄者則謂董宣之守正不當槩之酷吏也蔡琰之失節不當槩之列女也王喬左慈之妄誕不當入方術傳也庾君盤瓠之俚詭不經不當入蠻夸傳也聖公之結客報仇不當誣其懦弱也計子勳卽

卷十

天

薊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論後不當復贅以贊也然則鐫誣刺謬雖三史且不免焉甚者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信如此則遷固尙不足法乎此蓋後儒以文章相軋之病也非公言也又況才學識三者俱不逮古人而忝列著述之林如琬之區區其能免於評議已乎琬又衰老且病蹉跎一出幾喪廉恥計入史館纔六十日杜門請告者殆踰一年始得放歸故所撰止於如此然而舛錯迭見缺畧時有欲無得罪於古人蓋其難矣旣已錄上史館及歸而猶不能不藏弃此稟者非敢望名山其人

如史遷所說也孤位苟祿遷延歲月亦聊以志媿云爾

伯子遺稟小序

伯子名筠字禹吹吳江附學生年止三十二凡病咯血十餘年竟以是歿歿而父鈍翁始更其字曰伯子先是伯子自時文之外頗好爲小詩翁以其疾之屢瘳而屢發也禁之使不得爲然伯子猶私偕其友時時倡和相屬戒不以聞於翁及其旣祥也翁得遺詩一卷於沈君友麓范君鷺公所撫之泫然而悲因錄存如千首以慰伯子於地下至於所賦章句之醇疵工拙則姑俟采詩者擇焉嗚呼怖矣天之祝予於斯則已極矣吾雖才吾伯子尙忍言哉尙忍言哉

卷十

五

僊府十二觀序

近世言僊道者必謂神僊當有宿命有骨相又有功行積累致然非勉強可冀者此其說誠善矣顧吾聞古之爲神僊者非皆忘情於世者也當其始或年少鏗銳骯髒不平之氣未暇鏟除固嘗思以功名自奮與世之賢士大夫角材挈智所效尺寸以爲人主用及其所遇齟齬則又思所變計而游乎方之外譬諸俊鳥之搏物也

一發不中卽翩然去諸雲霄萬里之上不可蹤蹟如安期生梅子真之流是已安期以策千項羽不用遂去不知所之子真兩疏譏切王氏不報遂棄妻子爲吳市門卒兩人者皆長生不死後世所稱神僊中人也由今以觀雖謂之豪傑可矣豪傑之士使其得志則必爲張子房爲李長源功名遂而後解尺一之組棄萬戶之封寓意於辟穀導引以怡其生苟不得志則甯與安期子真齒耳至若褰裳攘臂陸沈於埃壒之境而徼幸恣睢於金玉錦繡聲色翫好之場迷不知返此直一妄庸人

卷十

十

也雖自負豪傑其誰許之三原梁子大千爲子同年進士數年以來諸同年率多取大官致身顯要而大千獨謁選邯鄲令以禮節忤上官鐫職里居好神僊呼吸吐納之術恍若有悟渡江至吳遇予於城西年七十矣頽鬢無一二莖白者談笑步履不減少壯時出所著書二卷言神仙事始於僊居終於僊語命曰僊府十二觀予讀之殆不能測其何如人也意者其宿命骨相與夫功行遂當僊邪抑卽豪傑之士也或曰使大千果已得僊則終南太華皆其鄰壤無不可宿春糧而往者獨奈何

舍之而襍被策筵役役於埃壙如此邪子曰不然吾郡
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此固大千所託僊居也又子
真旣隱吳市門其後竟浮海鍊藥至今海上有梅岑山
安期亦嘗偕羨門隱居蓬萊其地皆在甬東距吾吳不
遠大千之來也儻亦欲邀嬰洞天遂招安期子真諸人
與之乘雲氣而訪太清乎予果何以測之姑識數語序
其十二觀云爾

參同契衍義序

神僊之學貴乎內外交養或養外而遺內或養內而忘

卷十

三

外此莊生所以譏張毅單豹者也魏伯陽參同契數言
坎離龍虎由丹內言之龍者精也虎者氣也由外丹言
之龍者汞也虎者鉛也精若汞陽也坎之物也氣若鉛
陰也離之物也內外丹之指殊流而同源然後世粹不
能相合何也以予所聞則又有與莊生異者內丹旣成
苟無外丹以佐之惟能延年卻病而已欲期變化超舉
不可得也若內丹未成而驟服外丹則精耗氣散譬諸
厝火積薪之下鮮不焚者固當用內丹爲主也注參同
契者數家其說紛紜不齊而吾里中子佩周先生所撰

衍義一書則專主內養之學章分句晰悉出於自得至
於解上德無爲章如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以上爲
上兌兌爲口以下爲下兌兌爲精門則尤非諸家所知
亦淵微矣哉先生今年七十餘矣顏色頽潤如嬰兒步
履飲噉過人常若三四十歲者自言內丹已成洵乎所
養之有驗也儻復濟以外丹不將乘雲氣而游汗漫借
伯陽相揖讓哉抑予復聞之昔顏魯公不屈於李希烈
及旣歿而握拳不開手爪俱透掌昔時人稱其尸解間
又閱十二真人傳有斗中真人降於曲阜蘭氏自稱孝

卷十

三

弟王授蘭至道且言晉真僊許遜傳其孝道之宗是爲
眾僊之長然則忠之與孝固吾儒立身之本而亦神僊
家變化超舉之要術也今先生之門則忠孝其兼得之
矣忠介公侃侃義烈既不忝於魯公雖受逆閹之禍吾
度其精爽可畏必且翺翔天壤訖今不死亦如魯公之
尸解者也若先生直一孤童耳數千里刺血上書竟白
其父寃而肆姦黨於市自其少時至性已卓犖如此豈
非斗中孝弟王所欲降而求之引以超舉者乎先生盡
姑埃之然則先生之當僊也予固不僅以此書決之也

承先生命姑敘書之大畧云爾

募建永甯接眾禪院序

昔者先王之爲政也由近而及遠是故於道路之往來者莫不治其井樹敘其舟車嚴其禁令有飲食以其其欲有委積以儲其用有廬宿路室侯館以節其勞其制始於賓客使命而其終被於遠人當此之時凡細民之適他境者雖甚熒獨匱乏然而必無暴露之虞飢渴疾病愁苦不給之患固不俟周官之有明文殆可以推而見也自王政衰熄行旅之顛連無告亦旣甚矣乃有爲

卷十

三

釋氏之學者輒用以周恤其同類如所謂接眾叢林之名蓋猶有先王遺意焉嗟乎釋氏之教非吾儒所許也搢紳先生辭而闕之往往不遺餘力然其立制之善所以豫爲同類謀者至纖至悉夫失之於此而彼顧得之宜吾儒媿歎之不暇而輒欲以虛辭相舐排此誠不足以大服其心也吳人佞佛而好僧名藍精舍所在如市而婁關內外數十里之境獨闕焉無有僧侶之出其間者飢渴暴露欲稍求愒息而不得其徒率皆病之於是上人聖公偕吳中士大夫謀爲之經始其事說者謂是

役也費艱力鉅其底於成也必難抑知謀事者惟患爲之而不果果矣又患其不能持之久耳聖公遊雪竇禪師之門諸方悉推爲老宿蓋其才識甚敏其願力甚宏而道法又甚熾今得吾黨士大夫協心而左右之夫安有不果且久者與予以爲輔王政之不逮者莫善於此故樂與好事者其襄其成云

金剛經注序

此經旣入中國自鳩摩羅什而下訖唐元奘義淨凡翻譯者六家自天親無著兩論師而下訖明初宗泐凡箋

卷十

壽

釋者百有餘家而宋文憲公獨推無著配十八住天親斷二十七疑最合先佛真實了義然予嘗諷繹數四宗指太密則其解易支往復太驟則其文易晦非不能探索幽微闡發理事而猶未免乎牽攪紛糾之患也此注相傳以爲此授不攻異論不涉狂見不倍儒宗簡淨曉暢蓋箋釋之超然者其人稱雲峰子又稱谷口子真儻亦隱者之流託名於此者與吾友沈子東生讀而愛之爲之疏通證明詳加評閱其藏諸什襲而祕諸篋衍也久矣繼又懼末法陵遲欲盡啟凡夫之信悟也乃鏤版

以施而命予爲序予惟沈子之爲人也方其愿官中外
卽用廉辦著稱自公之暇補衣糲飯蕭然一室有黃面
衲子所不能堪者士大夫仰望風采相顧太息固已現
宰官身說法及其晚而杜門息機往往研硃滴露惟以
評閱此注自課元言奧旨絡繹奔赴筆鋒舌端儼然夙
契不啻若據獅坐而秉麈拂者也則又現居士身說法
矣予謂沈子固異人其殆與雲峯谷口爲輩流故於其
所箋釋也雖欲不形景相符而水乳相合不可得也異
時合儒釋爲一畫刊去枝葉岐互之見會性命而超乘
果非沈子將誰歸哉予故樂得而序之以示知教法者

游五臺山詩畫冊序

隱巖禪師自五臺復來京師乃悉集士大夫贈行諸詩
畫凡若干幅合爲一冊而命予序之或問於予曰佛之
爲法不落有言不涉諸相者也禪師參究二十餘年亦
旣深入雪竇之室矣今試出其慧眼照了世間一切雖
謂本無文殊本無五臺可也雖謂前之攜杖而往者本
未嘗去今之糧盡而返者本未嘗來可也而何詩若畫
之足云哉顧拳拳焉乞諸士大夫而裝潢寶惜之若此

豈其猶有所戀著耶予曰不然今夫有之與無真之與
妄固無所庸其分別思惟也作思惟心生分別解皆至
人之所排擯而憐愍者也人人具足佛性孰爲文殊孰
非文殊在在處處充滿道場孰爲五臺孰非五臺卽如
此冊之中一樹一石乃至無樹石處無不妙合西方變
相一點一畫一字一句乃至無點畫字句處無不攝入
五千四十八卷第一義諦古之至人旣不住有亦不取
無旣不離真亦不舍妄從橫遊戲是大神通是大自在
是大解脫此則禪師之所得然也吾與若皆凡夫其何
足以測之問者曰善遂書是語以爲序

卷十

三

草堂合刻詩序

自昔闢佛者莫嚴於昌黎韓子及讀其送靈師一篇則
有異焉夫其人舍去父母兄弟妻子而從佛旣已叛吾
周孔之教矣逮其爲僧則又圍碁六博飲酒而食肉以
干謁招請爲事不更干佛之戒律耶上之叛吾周孔次
之干佛之戒律雖甚工於詩奚取焉而昌黎不爲之諱
反津津稱道不已何也吾之立說不然從吾遊者其人
而非僧也必將舉六經百氏與夫天人神鬼精微博大

之指相與講求而磨礪之以期無戾於周孔此吾儒者之責也其人而僧則無所需乎此亦必擇其不干謁不酒肉不圍碁六博推此類以盡守佛之言然後從而加稱道焉若詩固儒者之餘事也士大夫所常爲爲之猶苦其難工不當以是責諸僧而僧亦不當用以自哆至於不干謁不酒肉不圍碁六博而又盡守佛之言則凡爲僧者當皆然疑若易易者也顧嘗出而求之僧矣往往易於言詩而難於守戒律得毋惑之甚與今有上人於此其受持也微獨不干謁不酒肉不圍碁六博而已也庶幾取所謂戒者一一勉而守之及其六時拜誦之餘輒又以苦吟知名豈非尤吾所稱道者哉如恭密與其徒佛開是已恭密爲人循循修謹而佛開復沈靜寡言見許於吾友甫草里中亦莫不愛而信之其詩皆以唐錢劉爲宗幽秀雅潔方日進而未止不知視靈師孰工孰拙顧其人則與昌黎云云者異矣嗟乎吾非能佛之闢也闢夫從佛而干戒律者也若曰如來嘗戒綺語業詩亦綺語之一則吾不能知已

鈍翁文錄卷十一 嘉興金吳瀾臚青甫選刻

序

洞庭詩彙序

釋氏之爲詩也有詩人之詩焉有禪人之詩焉唐之皎然靈徹詩人之詩也貫休齊己禪人之詩也詩人之詩所長盡於詩而其詩皆工禪人之詩不必其皆工也而所長亦不盡於詩所長盡於詩者以其詩傳不盡於詩者則以其道與其詩並傳故皎然靈徹貫休齊己之作

卷十一

一

聲聞相頡頏於後世莫之能優劣也鑑公本儒家子少讀書知名長而遊之釋氏徧參尊宿遂受記莂爲曹洞家大師退休洞庭之顛把茅蓋頭日與其徒以灌園種竹爲務間嘗弄筆賦詩句琢字削不極於工不止以是出語皆標新采雋入唐人閫奧蓋能以貫休齊己之道而兼皎然靈徹之長者也夫固超唐諸僧而上之矣吾謂詩與禪非有二也昔之言詩者貴乎妙悟且舉大厯以後作者比諸曹洞一宗信斯言也讀公之詩知其得於道者至矣邃矣吾豈易闕而測之哉

姚氏長短句序

詞與詩類乎曰不類詩本於三百篇以溫柔敦厚爲教者也其後雖不盡然上之可以徵治忽次之可以示勸懲猶有風雅頌之遺焉若詞則不足與於此矣然則能詩與能詞者有異乎曰否李太白詩人之正宗也而工於詞歐陽永叔蘇子瞻數百年以來所推文章大家也而工於詞至於黃魯直秦少游周美成之屬亦無不詩詞兼擅者古之名公鉅卿不訖騷人墨士旣以其遠且大者舒而見之於詩矣顧又出其餘力組織纖豔之文流連閨房之境倚聲而發之用以侑杯酌佐笙簫號爲詩餘未有能詩而不能其餘者也錢塘姚子升聞方以雋邁之才灑博之學與其友人刻意爲歌詩相犄角顧皆祕諸篋衍獨取所填新詞一卷寓予予讀之歎其掇采也麗其寄情也微其搢思也婉而多味往往語盡而意不盡語意俱盡而情猶不盡此誠詩人之詞也殆非世之淫哇浮靡者比矣若曰姚子所工專在是則吾未敢以爲信曰不然詩本於三百篇以徵治忽忽於

太傅亨九洪公既定滇南之三年上書乞歸京師其明年爲嗣天子改元之歲九月某日公壽七十京師士大夫先期屬子爲文以序予惟公自受知世祖章皇帝敦歷中外更踐將相者幾二十年其品望在鄉國其威名在遐荒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夫固天所挺生以錫我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宜其福祿壽考日引月長而未有艾與予辱與公善其知公功爲最悉願得論次其大者當公之視師長沙也湖嶺以南跳刀走戟乘間竊發者甚眾公蒞刈而招徠之備有方畧羽書所被西南諸君長咸稽首受吏之不暇此我國家所以遂撫滇黔也予嘗考諸前世如漢伏波樓船之定粵唐韋南康之制南詔明傅穎國之下雲南莫不炳炳烈烈照耀舊史然以公視之其功倍大亦倍難何以言之趙佗之去黃屋左纛也此在文帝世也驃信之受盤器與龜茲樂工也此在明皇世也蓋其稱內附納職貢者近或數十年遠且百餘年矣故雖有伏波樓船兩將軍之才南康之謀且斷縛建德而盟驃信不足以言武也若公所處者非如趙氏與蒙氏時叛時服不能北向爭衡

中國者比也則其難倍之當賴國南下之日梁之君臣
懼段氏潛躡於後段氏又恃梁人犄角於前遷延相顧
此特折馬箠傳鏃矢而定耳揆之於今彼方挾擁戴之
餘孽借恢復之虛名煽引羣蠻自號勅敵殆未可以威
聲誓也則其難又倍之然而公決機制勝通離蒞之江
開苴蘭之道自是之後禁旅可班軍屯可復金馬碧雞
可致笮馬夔僮麤緡犀象之利可順流而下四方湖嶺
以南畏威懷德者數千里相望夫孰非當日之成算與
吾故謂公功爲大周書君奭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今
公旣奏平格之績而天子之以壽考此豈獨公一人之
慶實我國家有道靈長之所賴也由此觀之公之保
乂國家者方永永勿替又豈伏波樓船以下諸將帥
所得望其髣髴也哉謹序

劉敘寔六十壽序

予童子時卽與敘寔爲忘年交蓋敘寔長於予者二十
年所矣而兩人數相過從其親厚特甚往予宦游京師
每念敘寔之貧以吾妻袁宜人其族與劉氏有連致書
宜人必曰敘寔坎壈若此女當資遣之使來宜人謾答

曰敘寢不任舟車已不復能出門矣及罷官還以其言質敘寢竟不之知也予深用是爲恨敘寢爲人朴直無他腸其婦有三女一男季女笄而未嫁男亦尙幼然皆能任手力自活不以攬敘寢故敘寢雖貧得往來予家飲啗奔走自若未嘗用飢寒少挫折也蓋予自棄官以來諸少年浮薄之士號爲故交相習熟者率稍稍引去或不復通聞問惟敘寢眷戀不忍舍數慰藉勞勉如故宜乎予念敘寢不忘也敘寢老矣常困乏無所得食有故人爲斂布粟之屬便易茶四明顧渚山中敘寢徒跣行數百里林木蔚鬱谿谷階深會天大風雨迷不知路襍與虎狼猿猴爲侶幸而得免旣得中下茶百許斤攜以歸忽患暑癰累月盡費其所易茶然後瘡其平生奇蹇多類此當予之里居也頗好賦詩彈琴而敘寢於諸藝事一無所長時時屣步來看予默坐竟日間發一語亦質直少致聞者相目以笑而敘寢不之變予反以是益親厚之方謀爲治屋具饘粥以娛適其意而予又北之京師矣是時送者皆集虎嘯獨敘寢最先至留與之飲兒筠窺其衣裘若有所挾者探之得素卷丈餘問其

所欲始知敘寔以今年之秋爲壽六十意將乞予贈文
口喃喃不敢發言筠乃代爲之請予首領之遂序其大
都以示筠使於誕辰得往進一觴焉其誠極矣劉敘寔
七十劉敘寔七十壽序
孔子曰國家敬老則民作孝古王者之於老也庠序
膠學之異其地燕禮饗禮食禮之異其文燕衣縞衣元
衣之異其服其敬之各以其制也如此等而下之則又
孤獨矜寡有賜瘠聾跛躄與夫侏儒之屬有給匹夫之
窮無告者無不遂其養此周官所謂以保息六政養萬

卷十一

六

民而民樂生於先王之世者也今吾故人劉翁敘寔年
七十矣顧其年益高其窮亦益甚凡有資生之具無一
有也禮七十異膳飲酒食肉處於內而敘寔茹藜藿飯
麤糲得一飽足矣何膳之敢望禮七十時制而敘寔無
一厘之居經營衣食將給且夕之不暇其敢言制乎禮
七十杖於國不與賓客之事而敘寔而操井臼出赴親
故之急欲求賸息偃安而不可得惟其起居步履如故
或無所事於杖則有之耳甚矣敘寔之窮也自近世以
來國家所存釋菜鄉飲諸禮有司視爲具文率皆奉

行不力至於養老振窮恤貧之制則已廢墜不可問矣於是若敘寘者退不得安於私室進不得見賓禮於有司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吾不勝慨焉太息蓋非獨爲敘寘也敘寘與予交久矣予旣仕宦摧折歸而杜門養疴方欲守先王之遺經以自娛其老而敘寘亦遂以餘年歸命釋氏呼佛號誦金剛大悲諸經咒雖盛寒暑不輟度其中必有所自得其於窮愁不平之況當漠然不復繫戀也審矣如吾前之云慨焉太息者固敘寘所鄙夸而不屑道者也吾故曰非爲敘寘也九月某日里人將往爲壽來徵予一言以贈予旣有感於敘寘之窮而又深念古王者之不作世變之遷移而不止聊借敘寘以發之如此

趙孟遷七十壽序

始子在則舍有趙翁孟遷數懷刺踵門予未暇與相見也最後子方休沐孟遷至而闈人又辭焉於是無所發怒當門大呼曰而翁乃山陰趙陞天下奇男子而何人顧不爲翁通姓名耶粹闈人首至地欲拳歐之聲達於戶內予大驚走出揖孟遷登階孟遷蚪須頰面衣敞衣

曳破革履而前予頗易之及就坐自矜能詩又矜與李
琳枝侍御爲酒人交繚繞數千言不可了予意稍怠屢
顧日影而罷自是予嘗贊孟遷像有云踞號其志積唐
其形拍張叫號爾女公卿者敘此事也旣而置酒召之
飲孟遷飲不能一二升予益調笑之久而始知其故蓋
李侍御素豪於飲兩人日夜浮大白相角孟遷不勝遂
爲侍御所困往往據几而吐則已減故量十之六七矣
旣又讀其行卷卷中皆近體無樂府古詩其辭質直憤
激以視世人規橈唐之子美明之獻吉于鱗者不相入

也然孟遷雅自負其奇諸士大夫亦數奇孟遷或給酒
資或與賦詩相唱和故孟遷雖留落不偶而其姓名猶
在口耳間今年春孟遷爲壽七十復來遊京師先是謁
并研相公於山右相公贈文一篇大率謂孟遷好動多
言易怒而其終篇則曰古之至人發以天倪和以天鈞
是三者皆不足病其諷孟遷甚善然以至人期之則近
於諧矣予聞好動則傷筋多言易怒則傷氣此養生家
所忌也孟遷旣非至人盍亦簡應對戒奔走而退息於
澹泊無爲之鄉乎夫善自養者雖若詩與酒之屬猶虞

其嘔心腐腸而以爲不足事況肯役役於是三者以促其生哉使孟遷果能如是則其距至人也亦不遠矣

宋旣庭五十壽序

先生交於予三十年矣予爲人輕率無威儀而先生醇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予多言好辨而先生不苟笑語纔一開口便以義理折服人予褊急不能容物而先生喜獎借後進爲之延譽予之不及先生如此然先生長於子三歲予固以兄事之而先生亦弟畜予蓋歷三十年如故也始予年十六七卽與先生以文章爲徐宮詹

卷十一

九

勿齋所知數引入二株園爲文會每一篇成宮詹必首推先生以率予輩由是先生才日高撰著日富從游弟子亦加眾赫赫有聲場屋間順治中以舉子寓京師輒攝衣據諸貴人上坐意氣岸然絕無所顧讓而自名公卿訖於四方游士慕先生者又無不日夜持謁到門以望見顏色爲幸當是時度先生之心必自以爲甲第可以展契致而功名可以跬步成也曾不數年江南奏銷案起被註誤者萬人而先生遂屏不復與會試此其可歎息者也會予在郎署亦以此得臯陸沈左官中今年

夏分司江甯事竣便道還里門見先生於西郭外與之
游武邱裴回短簿祠下予坎壈有年意頗悔恨而先生
從容捉手無豪長流落不平之感抵暮還宿予書舍秉
燭相對娓娓數百言所以規切予甚至然後知予之不
及先生者蓋又歷三十年如故也先生今年五十杜門
息機從事於學道久矣昔孔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日
而弦歌不輟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易曰樂天知
命則不憂莊生亦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然則
先生之爲學也旣已浩焉有得於中則於向之文章才
譽皆當刊落翦除一歸諸無何有而況遇合之遲暮人
事之得喪夫豈足以累其胷而撓其思慮也哉顧予猶
爲先生述此予之固陋甚矣繆歌起修撰先生高第弟
子也嘗館先生於家者十年予之獲交先生自此始故
修撰將遣使往爲壽而命予以序予乃不辭固陋而述
之亦聊以道平生之歡而侑先生之一觴云爾敢遂曰
知先生哉

族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族母吳夫人以今年二月某日爲六十誕辰夫人蓋吾

再從弟寶文之母從父維億君之配而從祖祖父方伯
來虞先生之婦也先期一月寶文乞子言爲壽予竊有
感於汪氏盛衰之際矣始夫人爲婦在前明熹宗之時
先方伯以忤魏闖私人解其粵東藩政而歸聲望方大
重而吾先大夫又適舉於鄉家門敦睦諸伯仲咸恂恂
勉於文學號爲吳中巨族之冠可謂盛矣是時予年雖
幼顧猶及見之其後先方伯再起旣暴歿於海外從父
與先大夫復相次蚤世汪氏稍衰數爲外侮所侵雖以
寶文之熒熒少孤亦困於徭役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
而卒能楮柱門戶得至於成立者是孰使之然哉於是
宗黨相聚未嘗不嘖嘖稱道夫人以爲難而夫人尤有
不可及者蓋自明季以來入於 國朝吾諸父之鄉舉
者二人明經高第者一人進士甲科得爲京朝官者暨
予又二人此亦汪氏衰久而復之漸也然吾族日益蕃
衍薰猶好醜襍出於其內雖不乏閉戶好修之士而一
二不才者亦往往健鬪喜訟挾機詐恃氣力以相較轆
汪氏殆由此不振矣予故嘗喟然太息思復見先方伯
盛時而訖不可得遂不能無隱憂焉獨寶文守其家法

讀書爲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出門結納皆吳中賢士
大夫於是寶文之名甚熾而不知夫人實有以教之也
此其尤不可及者與予嘗論汪氏之在今日也於易卦
當爲剝其距先方伯之歿逾三十年此之謂一世矣於
剝卦當爲爻之上九其辭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今以
夫人之賢艱難黽勉終享壽考豈非吾汪氏之碩果哉
予雖不復見先方伯盛時猶當見寶文得乘君子之車
輿而蔭庇其眾也已

卷十一



其書爲文章自夫五與難之風出門結納皆吳中賢士
大夫於是寶文之名甚熾而不知夫人實有以教之也
此其尤不可及者與予嘗論汪氏之在今日也於易卦
當爲剝其距先方伯之歿逾三十年此之謂一世矣於
剝卦當爲爻之上九其辭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今以
夫人之賢艱難黽勉終享壽考豈非吾汪氏之碩果哉
予雖不復見先方伯盛時猶當見寶文得乘君子之車
輿而蔭庇其眾也已

送屈介子序類彙選錄

人與物相盛衰者也嶺南地僻而饒樂自前代多象犀珠璣翡翠毒冒之物而柳子厚獨謂其陽德之炳耀者罕鍾於人故士大夫每以荒徼訕之今國家南平五嶺逾十年矣天子方益嚴航海之禁番舶貿易之貨不以時至而粵土亦日益貧困邊海遷徙之氓以飢寒踏死道路者累千萬戶至於平江楊梅青嬰珠池之中亦徑不復產珠蓋已非前代饒樂之比矣顧天地炳耀之德鬱而不舒其執必有時而發今且鍾爲雄放瑰絕非常之士同時知名者指不可以勝屈雖中州亦推讓焉夫然後知人物盛衰之數若循環然未有旣久而不爲變遷者也凡予見聞所不及者固不暇論諸如程子周量鄭子湛若梁干芝五悉予見聞所及蓋皆所謂非常之士也而最後復得介子其爲人雄放自喜嘗遠走吳越燕趙秦晉之鄉結納其豪傑輒棄閒作爲詩歌相倡和其詞深沈跌宕有風人之旨予始喟焉太息以爲陽德之鍾諸人者抑何闕於古而發於今如是其盛邪雖欲訕爲荒徼之區不可得矣於是介子將自京師過

代州挈其家以歸南海予乃祖諸寓齋酌兩尊以屬介子一以與介子別一以慶嶺南人文之盛也

贈王貽上序

新城王子居京師與其友倡和爲詩甚樂也已就吏部選人爲推官有日矣王子愀然有憂色客或謂予曰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予曰是何言與古者刑官之始蓋在有虞之世皋陶爲士師士師平天下之刑卽周禮大司寇是也擬諸今世郡吏其職任之大小可謂縣矣然所以用刑者則同予嘗讀史遷有

卷十一

齒

虞氏本紀云欽哉欽哉唯刑之靜哉說者以爲清靜無事之意嗟乎以皋陶平天下之刑大而蠻夸小而寇賊姦宄無所不當治由後人視之其訟牒之繇簿書文移之下上幾於寢食之不遑而休沐之不給矣然皋陶惟清靜無事故出其暇力又能與虞舜相拜手爲歌詩在尙書益稷篇中後世四言詩所昉也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爲哉王子可以無憂矣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加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爲詩吾不信

也始吾釋褐嘗謁高郵王文通公教吾以盡去詩歌古
文辭稍學律令文通之意則美矣而吾獨以爲不然夫
今之有司非詩歌古文辭爲之累也俛而臨之者上官
也叩而侵之者士大夫也勉承上官之指而曲徇士夫
夫之請日惟以鍛鍊周內爲事故雖盡晝夜之力而猶
有所不足此豈獨不能爲詩哉藝且不能爲官王子顧
不憂此而憂彼何也蓋亦求之清靜無事之意乎客曰
然洵如子言雖起而平天下之刑可也尙何一郡之足
云請以此告王子以釋其憂

卷十一

五

贈郁醫序

周禮有疾醫有瘍醫皆隸於冢宰若今之分內外科者
是也瘍醫用五毒之藥注之於創而剗殺之其術與今
世不少異然古之醫多良而今之醫多拙何也周時瘍
醫亦得與列乎士歲食其祿而統之以醫師歲終則稽
其所治之得失而進退之故庸醫不敢果於殺人以虛
糜祿食今世則不然郡邑雖仍前代之制亦嘗建有醫
學矣然而名存實亡官不能爲民設醫也官旣不能爲
民設醫而所謂瘍醫者尤號賤業大半以市人襍之不

能通知致病之原與所以養病之法僅僅守政方以求
一驗宜乎其拙之多也卽稍有良者出乎其閒又皆飾
車服盛徒御以爲名時其人之緩急而邀劫金帛以爲
利放言高論恬不知恥蓋凡爲醫者類然不獨瘍醫有
之也若以周官之制律之其不見黜於醫師者鮮矣吳
有郁君某家世習儒而身獨攻瘍醫所傳禁方以試瘍
卽效爲人坦易樂施不擇貧富雖徒手來者亦皆予之
藥故吳人率愛而歸之予往歲屢病瘍輒之郁君家今
來京師復病求如郁君者與之交而不可得於是慨然

卷十一

十一

以爲郁君雖瘍醫而實有士行焉古之爲士者當其不
遇或逃於屠販或隱於賣漿之家醫卜之肆郁君豈卽
其倫與萬一遇有大力者一旦言郁君於官使之掌庖
瘍之政以供醫事而進比於周官下士一命之列庶幾
使郡邑之爲醫者得以進復於古矣乎惜乎郁君之不
遇而良醫之效猶未盡著也若予固力不足者其何能
爲郁君重哉姑爲斯言寓之使知予深愛郁君之意云

贈外弟金茲昭序

茲昭與其兄穀似其先按使公太僕公父子相繼以清

白至大官子孫世守其家法而君獨以貧故改業爲醫
今年春將之京師穀似贈之以文大畧以術工而安乎
命者爲說予三復其言而疑之史遷有云人之所病痛
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然則術不可以不工也後世
不求工於其術而惟不遇之是患爭名而射利日益以
甚以是死於醫與死於病者更互有之而名爲良醫者
閒世而不一覲也君博學多識尤善於切脈所活吳中
人甚多子與君幼同里閭又內外兄弟也故雖在京師
遠去數千里之外數能以書問相往來於是知其良者

卷十一

七

宜莫如予予姑就所見聞言之一戴氏子病陰虛火盛
服清火藥益氣喘不能臥諸醫皆危之君診其脈曰藥
誤耳非死候也肺氣受寒將痿非用薄荷不可遂以二
藥加萊菔地黃倭鉛一服而瘳一婦人病傷寒日吐蚘
可數十諸醫以爲胃寒也君獨曰脈洪數而實且口創
舌黑面有浮火此陽毒證也安得守仲景成法乎以胃
熱治之而瘳一婦人年六十餘矣病面赤喉痛吐痰如
涌服涼藥不效一醫以爲少陰虛火改服八味湯又不
效君診之曰湯是也以胃氣先傷故不能運諸藥使下

輸耳遂用六君子湯加炮薑而瘉一子從兄奇璞卒病
中風君以爲元氣大脫法宜峻補而庸醫欲投南星半
夏君力爭之主人不聽已而其病少甦眾皆色喜君曰
不然後某日當不治果如其期此數者皆予所見聞然
則君之於其術抑何工也今夫京師諸醫無不盛僕馬
飾輿服以炫耀耳目不則襍取房中之書坎離龍虎之
說自詭祕方以媚權貴人之好考其本術實不逮君遠
甚使君挾是以游吾將見士大夫之有事於醫者皆不
之侘氏而之君之門矣君豈遂出穀似所云王彥伯下

卷十一

六

邪顧穀似不察猶慮其萬一之不遇而欲解之以命其
用意不亦左乎吾故言此以堅君之志

別朱子錫鬯李子武曾序

嘉興古樵李也或謂之醉李又謂之就李在春秋時與
吾地皆屬吳後置郡又皆屬會稽風土相接語言相通
飲食嗜好與吾地無少異者今錫鬯武曾兩君子又皆
家長水之上距吳江不三舍道太湖順風挈舟不春宿
而抵吾郡南郭門之外故江浙雖各爲一方面而兩君子
實子之鄉人也先是予過錫鬯京師亟稱其所爲襍文

已復遇武曾其稱之一如錫鬯然錫鬯方入山東巡撫
幕中不數數見而武曾從子浮河涉淮渡揚子東至金
陵訪求六代之故宮遺址賦詩倡和如是者積四百日
故其悉予尤深歲八月予復與兩君子共集京師置酒
歡甚簿書清燕之暇亦欲申眉哆口悉舉史傳以來三
千餘年之所載相與窮日盡昔馳驟往復於其閒而予
病則已憊矣兩君子生同邑居同里客游同時而爲其
文亦同出於廬陵錫鬯之文疏秀可喜而武曾敷腴華
贍尤能暢所欲言豈非吾吳之魁然奇偉者邪予旣

卷十一

尤

以病告歸而兩君子又有志四方車輪馬足其所之殆
未可以豫卜也然則予往而放曠茅茨之下泉石之旁
平泉荒渚之上苟不能離羣索居則必求同志者與相
游從然而人才實難安得復於鄉人中邂逅奇偉軼羣
之士如兩君子以娛吾病且老乎於斯別也蓋有遺憾
焉詩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此之謂矣其秉京師置酒

劉惟中先生

公勇子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穎川

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末以任俠著聞是時流賊

方大起穎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爲穎捍
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冠舉於鄉意氣卓犖與先生
略相類數往來兵閒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公勇
亦進士高第會有家難弃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
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頗寓
意聲色爲樂實不能久留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
宋閒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逾數年復出
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駸駸顯矣平居不嘗爲文然爲
之輒削拔有致有穎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
簡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彝
洗書畫翫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其工竄真鴈詮次
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也昔韓退之謂注爾雅
蟲魚者非磊落人顧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
自豪而觀其所著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
之人哉

程周量詩集序

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以爲詩依違諷諫不指切
事情故其教然也記又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疏以爲

若欲學詩必先依倚廣博辟喻以詩多辟喻故也蓋三百篇自正風正雅三頌而外考諸小序皆刺時之詩爲多古之詩人不欲直陳其時事之非而曩揚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過故不得已而多設辟喻以發之其辭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使人求之於咏歌紬繹之外而能推明其所以然此詩教之善也今之學者每專主唐之杜氏於是遂以激切爲工以拙直爲壯以指席時事爲愛君憂國其原雖稍出於雅頌而風人多設辟喻之意亦以是而衰矣世之論三百篇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不可謂不激切也人而無禮胡不遘死不可謂不拙直也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不可謂不指席時事也斯其說誠然矣然古之聖賢未嘗專以此立教其所以教人者必在性情之和平與夫語言感歎之曲折如孔子所云溫柔敦厚是已孔子錄詩以爲詩之宗作春秋以爲史之宗是二者可以兼行不可以偏廢詩之不能爲史猶史之不能爲詩也自詩史之說興而學杜氏者至於愈趨愈極而莫知所止則溫柔敦厚之教幾何不盡廢也哉夫作詩至於三百篇言詩者至於孔子可矣

學者舍孔子不法而專主於杜氏此予不能無感也予友程子周量既不得志於時及其爲詩清婉深粹蓋猶有風人可以怨之遺焉予故爲之序而以斯言告之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貽上自涖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一以庚子歲同考試官一以讞大獄皆當奔走不遑之日而貽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凡爲詩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亦得以不廢此非有絕人之才不能至也方其爲同考時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始得

卷十一

三

抵燕子磯貽上興發欲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而貽上徑呼束菴以往題數詩於石壁上從容屣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數十家皆江南知名士也其再至則館於布衣丁繼之氏丁故家秦淮距邀笛步不數弓貽上心喜遂往來賦詩其閒丁年七十有八爲人少習聲伎與歙縣潘景升福清林茂之遊最稔數出入南曲中及見馬湘蘭沙宛在之屬故能爲貽上縷述曲中遺事娓娓不倦貽上心益喜輒掇拾其語入秦淮雜詩中詩益流麗靡

側可播笙管而被絲桐也噫亦異矣哉以廣陵之凋敝
刑官之冗濩多事此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顧貽
上方用政事自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歎歌之樂
吾然後知其才之絕人也觀斯集者亦可以得其槩矣
丁繼之名胤最後貽上爲歲暮懷人詩六十章諸名卿
大夫具在而獨喜推譽繼之綴於篇首蓋貽上之矜奇
好廣異聞如此

顧氏詩序

董子玉虬嘗手一編告予曰顧氏天孫吾次室也當天

卷十一

三

孫之歸吾吾已起家大行矣然吾絜無謀生之術而七
品之祿尤不足以供朝夕故其貧日甚而天孫安之若
不知吾貧也吾又才疏而氣高不能隨時俛仰取聲譽
於人人之好吾者益少於昆數壹鬱不自得林沐無事
惟與天孫分韻賦詩以相諧諠則吾坦然而忘其憂士
大夫有來遊者入吾室吾從之歡呼劇飲移日夕不倦
天孫輒拔簪珥典衣服以佐其酒食未嘗有不給盤饌
果餌之屬雖不極於豐腆亦未嘗不潔且美也則吾又
欣然而得盡其樂凡若此者孰非天孫爲之哉至於今

日吾牽爲 天子所知得備員侍從而見齒公卿閒追
惟前爲大行奔走困頓不自得之時恍若寢寐欲與天
孫稍相勞藉而其歿則已久矣惟所賦詩集在爾閒嘗
取而讀之以想念其人髣髴猶見天孫之容止而聞其
聲音笑語然以爲猶未足以慰吾思也將求當世之能
文章者託之以廣其傳焉嗟吾天孫特一孏弱女子耳
其行動不出乎閨榭其翰墨題咏不離乎四時之景物
蓋皆所以安其貧而寓其娛戲感慨而已非有宏文巨
篇可以必傳無疑者也苟所託非其人則又奚益之有
度今之以文章自許而能傳吾天孫者莫如吾子吾子
盍爲之序夫子於玉虬爲鄉人又故交也故遂不辭而
序之天孫名諶蘇之崑山人集中詩凡若干首蓋皆溫
麗可誦至其家世之詳則徐波元歎備述之矣此不復
書特書玉虬告予之言以慰其思云

十二圖題咏序

壽龔尙書孝升

康熙四年冬十一月某日合肥龔先生之誕辰也其門
下士劉體仁公勇繪圖十二合吾黨師事先生者若干
人各賦詩爲壽而復命琬序之竊觀諸詩所述其於先

生名位之重氣節之高登臨遊覽之勝子孫室家之蕃
衍康甯既詳且盡琬何以加諸獨惟先生之簡任刑部
也幾一年所矣當是時國家方更化立法以建億萬
年無窮之基惻然憫斯人之罹辜者眾故尤用明刑爲
重任而先生在部中每遇冤獄未嘗少有所瞻徇或正
色力爭或從容緩頰數反復開說於同列之前必務得
其衷而後已有不能得則又畫爲兩議以奏而天子
所聽從者每於先生之言居多其爰書所坐自鉗欽城
旦已上有豪末不當其辜輒感歎不歡者累日以故滿

卷十一

五

漢士大夫悉心折而稱譽之彼史氏言用刑之平者莫
若漢之張繹之于定國爲最及後儒推論始末以爲如
絳侯之下吏趙廣漢楊惲韓延壽之排沮獲辜皆直釋
之定國在事之時由此觀之史氏所載兩廷尉之歌殆
不免緣飾其辭而二子者之不能盡行其志亦概可見
矣夫以孝文之仁恕孝宣之綜核名實號爲西漢盛世
而二子者之志猶不能盡行吾故嘗喟焉太息以爲用
刑之難其來已久無怪乎律令事比之日趨於紛紛也
今先生獨遭逢時會侃侃守正卒之君臣僚友無不

委心聽命者先是歲二月彗星再見西方已又地震京師先生慨然念天人感應之理密疏爲諸臯人請命言最切直初不以禍福利害動其意也於是國家竟用先生言下詔肆眚而嗣後又復朝審之舊命部臣重纂律例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圖中所列草奏一則蓋指此也然則先生之得行其志可謂賢於古人遠矣自今而後所在被德感恩之眾累千萬人其羣萃而頌且禱者不謏於途卽謠於巷必能與兩廷尉之歌並傳區區吾黨諸詩亦何足爲先生重顧先生素以好士著稱

卷十一

五

每得一主若惟恐其不聞於世雖以琬之不才瀆落猶辱知顧之深至於東南布衣舊與之握手道故折節而推奉之尤無不至以視釋之之結轡定國之執經備禮此又無以異則凡效頌禱之辭以壽先生者宜先自吾黨始琬遂不辭而僭書爲序

包處士六士壽序

包處士六士壽序

冬十月處士包先生年在杖鄉之歲邑中知名之士無不往賀於是將舉爵以進而先揖予使言予遂言於先生曰古盛王之治天下也莫不有養老之禮其行也則

安車几杖以扶之其退息於家也則有膳羞被服百物
之好以娛樂之而又以時進之於國學天子親自比子
弟斧鞞鞠膾以薦其物而乞其辭待之如此其至也其
稍僻遠者則又命其邑大夫於政事之暇伏臘飲射之
時躬造其廬而致請焉念之又如此其周也待之如此
其至而念之又如此其周是以古之齒高而有德者皆
在天子所養之列不於朝廷則於鄉黨可謂尊且榮矣
至於今日雖有耆碩不羣之士退而伏處於江湖草莽
之中天子且不得而知又安望其待之至而念之周如
古盛王之所以爲養者哉雖然以今日而思復古但當
求其人之齒與德而不在于乎禮之有無也若先生者抑
亦可以當是禮而無媿也已夫齒之於德未有不相因
者先生事父母孝事長上敬循循雅飭與物無忤其平
居頤養未嘗以利欲撓其外以思慮亂其中而又能發
爲家訓以造子弟之材者使守其緒而光大之此先生
之賢所以致年之久且高而猶未見其止也昔在豳風
之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卽繼之曰爲此春酒以介
眉壽此言國中之耆碩有不及與乎養老之禮者則一

鄉之賓朋與其戚屬各得棄此穫稻之日而以嘉賓旨酒致其敬也今先生之德與齒既有合乎古三代之風予故樂道盛王之所以養老者而又願與諸君子取幽風爲酒之意酌三爵以俟先生之舉先生其毋容辭

董五虬五十壽序

先是順治之季年世祖章皇帝幸南海子董子玉虬方以待御史言事當上意召對行殿上手其疏太息良久所以顧問慰勞者甚至對罷會天將暮海子距都門數十里上恐董御史迷失道特遣侍衛導之以

卷十一

五

還翼日盛傳諸公卿閒無不歎慕玉虬之得君者未幾而世祖鼎成玉虬顧念知遇之厚思所以報雖被鐫黜不悔久之直彗星地震之變應詔力疏時政闕失且曰變更先皇帝法度非是宜一切報罷語最激直頗刺譏用事者由是大忤權貴人意當是時予方左官司城而鄢陵梁先生曰緝與玉虬同臺爲御史此三人者雅相善也退朝之暇榕酒淋漓玉虬輒敘說被遇先皇帝事未嘗不慘然泣下已又相與剖列一國家大計侃侃指畫風發泉涌常至丙夜不倦在坐者皆離立

惛然則又未嘗不以才識議論相期許也玉虬旣忤權
貴人徑陰借外轉出諸隴右遂中道投劾去而曰緝與
予亦數奔走南北最後相繼請急同日出都門而三人
者遂不復聚首如京師時矣曰緝遠在中原千里之外
音問不相及而毘陵去予郡不數舍舟楫往來者晝夜
旁午予聞玉虬之家居也面無顛顛之色口無怨憤愁
歎之音讀書爲文章襍以微歌度曲怡然自適然後知
得喪離合之不足道而玉虬所得爲不可及也玉虬長
於子一歲今年始五十古者五十而爵服官政此非玉

卷十一

五

虬優游退息之日也天子自親政以來躬行節儉修
明興先皇帝舊章悉如玉虬言嗟乎用其言而弃其身
在玉虬固可以不憾然先朝所遺忠直敢言之輩如
玉虬比者有幾顧可置之自放田壟而莫之甄錄乎此
有識之士所不能不爲國家惜也邇者人主欲風
厲有位凡左右文學侍從次及外臺諸臣往往蒙不次
峻擢而又有詔命督撫官廣羅遺佚蓋汲汲於人才
如此吾卜玉虬之不以放廢老決矣一出一處何常之
有俾一旦翻然應命而起與中朝士大夫宣力王事

得以報天子者思報先皇帝於萬一則予雖羸疾
杜門猶能伸紙操筆作爲歌詩以形容君臣相得之盛
至於幅巾杖屨與吾黨嬰游林泉則姑少遲之以俟功
名旣遂之後未爲晚也玉虬儻有意乎詩小雅曰彼都
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
望此非予一人之私度亦曰緝所深願於玉虬者也於
是毘陵鄉先生某某謀所以稱觴而介玉虬從子某來
乞予一言予告玉虬止此矣

送釋震公歸華頂峰序續彙選錄

卷十一

十一

世言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爲諸神僊及應
真窟蹟顯化之所道家謂之金庭洞天山之顛有華頂
峰蓋其形如蓮華然故名而俗讀華若胡譁切殆音譌
也仁山禪師詠震嘗結廬於頂翦茅代瓦伐竹代棟塗
土石以代甑率其徒三四輩居之苦水泉不給有小池
涸且从師禱於佛像前俄而泉涌出以資盥濯以供食
飲無闕者其居此若干年矣康熙十六年冬自錫山杖
策而來吾黨延主堯峯興福院不數月弃去將復歸故
廬頌行告予曰頂最高寒冬必須重裘夏必衣袷無蟲

蚘之患每春秋日則華發巖谷間如光明錦如五色椒
絕不知其名頗有虎警然亦未嘗傷人其他壽藤異石
珍禽文獸所在皆是外人倉卒遇之輒驚歎以爲怪奇
山中耳目慣熟視之直平平也細徑縈紆多斷崖絕壑
斬巖崔嵬之險雖土人非習知者不能至欲市鹽醢非
走百里外不可得黃精黃獨之屬隨人力所取皆可以
代梁肉儻亦所謂別有天地矣於學道宜於避世尤宜
又曰吾子無仕宦之慕無聲色財家室土田之戀能
屏蹟讀書窮郁中庶幾可進於道者盍從我隱於此乎
山半有李翰林書院又有王內史墨池固名賢邀嬰栖
遯處也吾子顧不如古人乃日夕沈浮於塵壒中乎予
深駭師語且媿赧不自適然以師是行之太速也與之
定期而別嗟乎異地非異人不能居師爲立墓璧公受
法大弟子又精於戒律好與吾黨文士窮無藉者游然
則師得非異人乎予將裹糧負篋從諸華頂之上衣草
茹木以畢此生雖槁死不悔姑書此爲之券

贈處集序

錢唐趙使君恆夫先是樞關揚州京師諸老先生感賦

詩以贈而予方以疾請告未能追逐其後也逮予告歸
輕舟見君於江次君以葺諸贈詩成帙鐫之版矣乃命
予爲之序予惟士大夫之涖官政者莫易於權課而惟
催科爲難又莫易於招徠估人而惟駕馭棄驚不馴之
眾爲尤難何也方使君之令交城也在兵燹麤定之後
揭竿挑戟負固而逆顏行者尙不可以數計當此之時
以文告羈縻之不可以武事草刈而禽獮之又不可使
俗吏際此未有不心攝而氣沮者君則顧睨其眾蔑如
也方集諸賓從以雪夜高會及乎酒闌燭跋奮然戎服

卷十一

三

介馬超越數百里之險從而相視要害誅致閒謀皆卓
焉具有成畫無幾時而諸渠魁悉已泥首曲蘗生殺惟
命矣抑何神也窮巖深谷胥吏之所不到符檄之所不
通其氓逋租稽稅沿以成俗也非一日矣至是佩使君
之德而懼其威無不男負女戴輸將恐後使君以是急
獲上考出諸郡邑之右雖西漢循吏未有能兩兼者也
而君恢恢有餘故吾謂之難至於值承平之餘四方行
旅往來江淮吳楚之鄉艦銜尾而車湊輻直其恒耳而
揚又一大都會也苟一旦撫之以寬政其孰不輕千里

如里閭而印使君如怙恃乎持籌算縉之暇雖日夕與
騷人墨士置酒歡歌翺翔乎觀梅之閣馮弔乎迷藏之
樓其於坐鎮不既裕如也哉故吾謂之易宜乎潘子次
耕太息君之才以爲不可及者在彼不在此也然則竹
西邗水之間謳吟大作固不俟訖今而始驗也君能勝
其難者則於易者何有而贈詩槩未之及乃爲推明次
耕之說以序其首

葉母顧太君七十壽序

里中葉子陽生蓋儒而醫者也歲之三月其母夫人顧

太君年七十同郡諸士大夫與陽生厚善者相率庖羊
酒陳筐篚再拜進觴而先期乞予介壽之辭予惟葉氏
之習醫也兩世矣陽生尊甫紫颯先生名噪吳中其治
小兒也雖委巷矮屋未嘗不下車親詣雖羣兒唬嘖襁
褓中便溺狼藉他人弃去不顧者必詳視顛頗細量其
饑寒飽煖未嘗有倦容囊人子提攜到門手不持一錢
必欣然予善藥亦未嘗有吝色也以是全活甚夥及陽
生承尊甫之業所讀書益多其所治證亦廣吳中諸屬
邑聞陽生名爭延致之日夜肩踵不絕庶幾東垣丹溪

復出也而陽生又善飲酒賦詩尤喜畜古書畫鼎彝
洗之屬羅列几案閒故士大夫爭欲與陽生游逾於紫
颿在時蓋其父子閒爲名醫如此旣而詢諸里人則嘖
嘖歎羨太君以爲葉氏數十年來皆得太君左右之力
不淺云予嘗聞太君之誨陽生曰而父用活人爲心有
叩戶者不以昏夜風雨爲解不以其家之貴賤富貧其
訾謝之有無爲輕重故見信於鄉黨見禮於達官大人
女能之乎能是則所以慰而父也陽生唯唯受命已又
誨之曰甚矣醫道之難也人之存亡修短係於呼吸不

卷十一

醫

可少有誤也藥性不辨經絡不審方書不精病者之飲
食起居好尙不明此數者皆敗道也女其慎之微獨以
慰而父亦所以慰吾心也陽生又唯唯受命然則太君
之用心此可概見而陽生爲醫所以繼尊甫而獨擅吳
中者不有自來與抑予嘗論之古之言神醫者自俞跗
長桑君而外如陶隱居宏景孫真人思邈其後皆僂去
爲道家所推重然隱居嘗注本草經矣又嘗著名醫別
錄矣真人嘗撰集千金方矣蓋延年久視飛升駐世之
道其積德累仁未有善於醫亦未有大於醫者也若太

君者能教其子壽人之父兄弟幾千萬家矣而有不自壽者乎陽生能受太君之教壽人之父兄弟幾千萬家而有不獲致壽於一親者乎吾以是知太君之康甯壽考方自今日始而予之大書特書繼此爲太君壽者尤未易屈指盡也或稱太君仁孝好善綜理家政皆井然有法此雖閨門女德所難顧非太君致壽之原故不暇縷述云

卷十一

壹

不暇縷述云

君者能教其子壽人之父兄弟幾千萬家矣而有不自壽者乎陽生能受太君之教壽人之父兄弟幾千萬家而有不獲致壽於一親者乎吾以是知太君之康甯壽考方自今日始而予之大書特書繼此爲太君壽者尤未易屈指盡也或稱太君仁孝好善綜理家政皆井然有法此雖閨門女德所難顧非太君致壽之原故不暇縷述云

合字第卅

鈍翁文錄

魏上

之本



